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第五十卷

唐紀

懿宗　武宗

凡二十年
戊午至丁亥

第五十一卷

懿宗　宣宗

凡十六年有奇
戊子至甲辰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

起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盡丁亥唐懿宗咸通十年凡三十年

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

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

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荊南節度使

上自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曰為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芘露之亂人情危懼官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綱紀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

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三年南郡甘露之變事在太和九年徙鞫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擊鞫徘徊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紀綱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發明 上書盜傷李石下書李石罷則大臣不得安其位天子不能為之主而當時之事槩可知矣凡此類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纖人鄙以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魏謇曰宰相誼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集覽 楊嗣復華陰人於陵之子荊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紀綱注見

憲稔注見德宗貞元三十一年鋒起漢東方朔傳變詐蜂起荀子嘗試之銳鋒起注如鋒之齊起銳而難犯

賀實 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陳夷行潁州人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騊駼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鄉在鳳翔不奏白兎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

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集覽 驎震說文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足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 河出圖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河洛出書注見同上 劉聰晉時據平陽僭國號漢 季龍 石氏晉末據襄國僭稱後趙 質實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沙汰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 岐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一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岍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地俗名鳳凰堆 法門寺 在鳳翔府扶風縣北二十五里唐憲懿二宗迎佛骨之所 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秋八月義武節度使張璠卒 質實 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

璠在鎮十五年為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未報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詔以李仲遷代之 集覽 幽鎮 幽州盧龍藩鎮鎮州成德藩鎮 河北 故事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以故事勸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卒 考證

一子不思繼體之重擇賢師傅以教誘輔翼之乃聽楊賢妃諂毀卒不免死晚年不得已立兄子又為中人廢殺之嫡庶若是也 恩是以儲貳多不安其位文宗惟能恤其子必不至於若是文宗有以自取之文宗果當因本文書曰太子永暴卒 ○謹按唐無父子之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伏兔蓁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官官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 質實 韋温京兆人綬之子

書法 漢董后唐憲宗暴崩未暴薨矣則曷為止書卒病文宗也文宗不明不能莅及其子其暴薨也視之恬不為異綱目從其恒辭而書之所以病其上也

發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文宗君德不剛僅有一子乃以浸潤之譖欲加廢黜雖賴群臣力諫其意稍解而終以不免故太子實暴卒而綱目止書其卒者所以著文宗昏蔽之失雖其子之死且不能明若其自以病卒然爾嗚呼儲貳之重宗祧所繫近在宮庭之內而曖昧昧若此則四海之廣匹庶之賤欲望其幽枉畢達蓋亦戛戛乎其難矣宜乎書法如此以譏其不明也

以郭旼為邠寧節度使

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 集覽 旼與旻同 尚父郭子儀也代宗尊之為尚父猶太公望為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 南內興慶宮也郭太后所居 質實 郭旼華州鄭縣人 邠寧節度 注見肅宗元年 金吾 官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執金吾

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帥後宰相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無所不為緩之則自然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定州 質實 易定二州名易注見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代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注見周門 度支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二年

吐蕃彝泰贊普死

考異 提要誤作卒

彝泰多病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

己未

太宗貞觀八年

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證 當去文忠二字分註謚文忠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薨上慭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牕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考異 此誤書謚

質實 晉州名注見漢敽帝建安七年河東郡名注同上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京師注見周敽王二十五年旁午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中人注見漢元帝初元二年

書法 書官書爵書謚終唐世五人而已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皆忠賢也舍是大臣卒無具官爵者矣

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傳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實 耿介注見陳武帝永定二年

集覽 苟得王傳苟猶言但也但得為諸王之傳幸矣

質

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

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集覽 流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

秋七月以崔圓同平章事 質實 崔圓貝州武城人卿之弟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撞一夫來徙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欣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泫然流涕曰朕貴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小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胡氏曰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其不明至是哉 集覽 緣撞緣循也撞傳江夏之客作巴俞都盧尋撞緣竿戲 質實 陳州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安州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安陸周墀汝南人

回鶻相攝羅勿弒彰信可汗

國人立盧馱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集覽 盧馱特勒盧苫盍反馱蘇市反盧馱其名也回鶻比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質實 回鶻比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書法

蠻夷書弒為書弒為相殺此其書弒何相弒之也相弒之則曷為書弒其君則不可以恒辭書矣登里德宗建中元年烏介武宗會昌六年亦相弒之則何以書殺非中國所冊命也非冊命則固不可以中國之法治之亦難乎責之以詳也故必相弒之而後始書弒終綱目夷蠻

書弒六詳 齊丁丑年

是歲天下户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書法 自廣德甲辰書天下户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至是六十六年所增者二百萬耳甫及天寶之半生聚之難如此哉

五年春正月立頔王澧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澧為太弟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澧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 書法 頔州名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 書法 廢立者仇士良矯詔耳不書矯詔何病文宗也帝惟一子不能全之至於暴薨而莫之悟遂子其弟焉而又使姦臣得以廢之綱目書立書廢無異辭若曰帝實為之也云爾 考異 太弟當作太弟澧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考異

上崩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太弟即位是為武宗胡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匿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憒憒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群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其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集覽 大行 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稱大行皇帝 周公召公能作聖之功此是周公能作聖之功也書多方惟狂克念作聖蔡氏傳曰愚而能念於善則可為聖矣 成王敬德之效 此亦成王知敬德之效也書召誥王其疾敬德蔡氏傳曰言德不可不敬也容可緩乎 自力御殿自力猶言力疾也天子所止謂之御謂帶病勉力升殿

書法　賀善贊曰文宗恭寬勤儉多可紀者然深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宦閹而不知所倚篇中所載非二李之出入則訓注之始末也至於太子以暴薨而不書暴太弟以矯詔立而不書矯綱目之不通焉○即位書遂讖遽也陳霸先嘗書之矣於是再見武宗有冨天下之私汲汲於成美之死書曰殺陳王成美遂即位陋之也於是殺安王溶不書舉其重者而已矣

發明　成美既為太子而無故廢之則太弟之立蓋攘奪而得之耳然成美本封陳王今止還其故爵則在成美初無加益況始焉成美之立出於文宗本心今太弟何為必欲殺之蓋武宗樂乎其位有利欲之心志在除去已遍故雖仇士良納說而綱目必目太弟殺之者推原其本責有所歸故也嗚呼武宗之得國如此雖欲享年有求胡可得哉

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

八月葬章陵

質實　一統志云章陵在西安府冨平縣西北二十里天乳山○李珏罷崔珙博陵人題之子○秋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正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宰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良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閒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數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

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力焉集覽柄用前漢谷永傳方見柄用注柄權也言任用之而授以權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冬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嗢沒斯款塞求內附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歿為所敗盧駁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責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集覽黠戛斯黠戛斯下八見漢宣帝黃龍元年堅昆嗢沒斯可汗兄弟之名也嗢烏汶反赤心回鶻之相名即沙陀朱邪赤心也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朱邪那頡啜亦回鶻之相也武宗會昌二年為嗢沒斯所殺會昌三年回鶻侵逼振武雄等帥汾陀朱邪赤心二部襲其武帳至磧

正誤其相赤心今按赤心人名回鶻

宗咸通十年朱邪赤心以討龐勛功賜姓名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乃李克用之父也集覽誤甚

伊吾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焉耆西域國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堅昆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結骨注同上年堅昆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天德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西城未詳處所振武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

和二年魏郡○蕭太后徙居積慶殿○十一月以裴夷直為杭州刺史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夷直褊名由是出為刺史

兩省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儀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養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揚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胡氏曰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集覽千牛句也掌執御刀以宿衛者

質實 李中敏 隴西人 婺州 注見晉哀帝興寧三年 東陽 南牙 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三月以

陳夷行同平章事○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

李珏遠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 考異 珏字直字下並漏為字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珏毀罷士良憂諸弘逸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卿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罷二使更貶嗣復等

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以不克負荷為憂不敢以為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賛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然受之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乱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美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卜慶藩王其不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志英邁有處斷之才而

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覽 比數句絶並上聲謂當時宰相皆不以我為意也 **卜度** 猶言忖料 **質** 讎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中使** 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延英** 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曖昧** 說文云日色不明貌 **萬一** 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劉蕡宦官耳書殺弘逸季稜貶嗣復玨等而武宗冨天下之陋益無以自揜矣終網目宦官書殺三呂強王守澄劉弘逸等兩下相殺不與焉魯知慤田令孜

發明 王者君臨四海任社稷之重常慮弗克負荷詎敢以位為樂故雖南面九五出於人心天命之不容釋而朽索六馬隕淵春氷之懼每軫于棗此固古先帝王之事也武宗越次而立雖出於一時閹宦之手是亦有命存焉胡為既已得國乃復追怨當時將相大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是何識見不高德量不弘如此此綱目於劉弘逸楊嗣復輩厥以書殺書貶而不言其罪也夫嘗繼体之初命吉凶命歷年莫不由之而其施為遽已若是則識者可以占終矣惜哉

夏六月詔群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諂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范氏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書法 書予之也武宗之失有冨天下之私有崇道教之惑至他美則網目未嘗沒之故詔言事毋得乞留中則書以高必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則書

以何重順為魏博節度使

賜名弘敬

上受法籙於趙歸真

拾遺王晳 劾諫坐貶

書法 司馬承楨不書道士子之也歸真道士也其不書何畧之也書受法籙則其為道士明矣是故非其據者也

考異 上當作帝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定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覽 呼韓邪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三年

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

先是僧孺鎮襄陽漢水溢壞民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質實 襄陽府名注見漢漢水注同上年

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獻帝建安十二年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米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嵩州糧食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在得人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嵩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詣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嵩州集覽土團土著團謂團結居庸關漢地志雲中郡有居庸關昌平縣西北四十里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南俯瞰軍都因名軍都關亦名納款關羅壁識遺曰河北以居庸諸關為要關居

燕百里外關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太行東亘遼海狼居胥諸山為襟帶關南相通處路遞兩崖間風起人行或為所掀捫參其降趙井下有澗巨石磊磈凡四十五里艱折萬狀山北寒氣先山南兩月餘在今大都東北距都一百一十里至關南口入關山行六十里出北口質實盧龍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節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雄武軍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媯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甯一統志云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夾峙一水旁流閔踰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為要險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關之南重巒疊嶂吞吐秀蒼翠可愛為京師八景之一名曰居庸疊翠

書法於是詔在未平之先耳先書討平之何仲武得人心可以策其必能平亂矣先書平所以見其非輕授也

十一月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李德裕言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使齎詔詰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從之 質實 太和公主太和縣名注見漢武帝天監四年公主憲宗之女

書法 書予存厚也故自此凡四書之

崔鄲罷○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

初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糒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賜敕書喻以宜率部衆漸復穹廬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各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須應接必無所吝遂不果行初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以賜之陳夷行深以為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戰之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集覽 達干回鶻大臣稱曰達干 質 李陵隴西成紀人廣之孫漢武帝時為騎都尉將兵擊匈奴戰敗降虜 實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平章事○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 質實 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三月以劉沔為河東節度使

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畧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嗢沒斯帥衆來降

嗢沒斯以赤心禁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啜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已出

兵拒之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芜渾各出兵奮擊而詔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大原嗢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盡欲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之嗢沒斯帥其衆三千餘人來降

集覽　羌渾注見代宗大曆九年

質實　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群臣上尊號

上信任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自訴於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

五月以嗢沒斯為懷化郡王

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為歸義軍

張仲武擊回鶻破之

邪頡啜南趣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於六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羅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国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内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質實　大同軍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

隋煬帝行罷〇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質實　李讓夷隴西人〇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詔諸道

發兵俟來春討之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馭擊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矜愍已未欲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回鶻遠來依投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所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今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茂棄仁義逞志中華昔卻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德裕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則乘彼羸困而官軍免盛寒之苦若慮河氷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今聞外議互有異同若不一詢群情終為浮辭所撓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督貢賦詢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振武節度使李思忠進擊破之

集覽 烏介回鶻可汗之號紇吃音居乞反紇吃斯即黠戛斯也本曰結骨後轉結骨稍號訛紇骨亦曰紇吃斯云郅支骨都侯匈奴單于名也漢元帝時井延壽與陳湯發兵斬之於康居國郅音職日反奚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大同川本周時地名戰國趙置雲中縣於此漢為鴈門郡平城縣地東漢末廢曹魏復置屬新興郡晉屬鴈門郡後魏屬代郡北齊置雲中縣隋初改為雲內縣屬朔州後屬馬邑郡唐初廢貞觀中置定襄縣尋廢開元中復置改縣曰雲中為雲州治遼析雲中置大同縣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為大同府治所仍屬焉雲朔二州名雲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呼韓邪遣子入侍事在漢宣帝甘露元年畔睨注見哀帝天祐十六年

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發明 書敏中為學士文無異詞然分注載德裕素惡居易之事于下此乃李林甫元載盧杞之故智

質實 白敏中下卓人

也德裕所為如此其
相業不終豈不宜哉

冬十一月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

黠戛斯遣使言先遣達干奉送公主入回鶻賜公主冬衣乃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曰朕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

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遷遷以賞賚之

五坊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鄭朗

鄭州人珣瑜次子

吐蕃達磨贊普死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繆氏兄子乞離胡絞三歲首相結都郡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繆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贊普有死而已拔刀勢面勵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繆妃佞相為名舉兵屠渭州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

考異 提要死誤作卒

七年諸論質實渭州注見漢建興六年主建興六年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二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見毡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至此當來歸路今將出兵擊可也雄使諜告之曰公

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瘡遁去保黑車子族雄迎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潰兵多降幽州 諜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 殺胡山注見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牙帳注見玄宗開元九年 輜 質實

二年

二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黠戛斯遣使獻馬

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 安西北庭 質實 安西北庭二鎮名注見穆宗長慶元年 上乃止

崔珙罷○太和公主至京師

公主至京師詔宰相帥百官迎謁公主詰光順門去盛服脫簪冠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質實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初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脩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敘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聚覽 北平太守 漢李廣為北平太守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質實 安史 謂安祿山史思明北平郡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皐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率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頴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圖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司馬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関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隣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始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屢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卉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詛盟以官秩德裕以慰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慰之乎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集覽

當時不與臣者與許與也正義曰許與相推奬也如淳曰相與交善也不與臣者謂牛僧孺事在文宗大和五年蒲人所以要孔子孔子居陳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左傳曰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注要平聲

質實

維州河隴謂河西隴右二郡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

漢靈帝中平二年
百五十里威州境內按圖經云唐李德裕所築吐番號
曰無憂城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魯州
未詳沿革牛李謂牛僧孺李德裕關中注見玄宗開元
十一年京兆咸陽縣名
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德裕乞閒局上曰鄉每辭位使我旬日
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鄉豈得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考異 提要薨作卒據
凡例當從提要考異薨當作卒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
命繕完兵械榷馬牧及商旅貲鐵貴鹽假大商以牙職
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歲入數十萬及疾病與幕客張
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
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竇曆年樣為之不
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
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幹往諭從諫使
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
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
潞事躰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
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
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
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
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
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
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
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
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路不同今將加
兵澤路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
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
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
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
弘敬曰澤潞一鎮與鄉事躰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
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
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
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

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躰遂扶
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
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
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
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
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
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尽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
攻一堡繫纍稱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
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
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
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
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狥國也籍使有
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
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
以分司寘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奏
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
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
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
使冊贈使宣慰使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
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不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

即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
彦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子從諫匿喪求知留後河朔事體注見憲宗元
和十五年以故事勸天井閘名在潞州上黨南
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澤路二州名澤注見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
黨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跋扈注見德宗貞元
十六年鎮魏二軍名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河
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輔車之勢注見晉穆
帝永和九年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黃國鄂壽唐
三州名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壽注見秦王政
六年壽春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汝陽陳許二州名
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
昌鄭滑二州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滑注見
隋恭帝皇泰二年宣潤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
三年毋陽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蔡州注見漢
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
年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佑二年一統志云天井關
名在澤州城南太行山頂忠武軍名注見漢光武建武
八年長社武寧軍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湖州

集覽
寶曆年樣樣式也敬宗寶曆中劉悟卒其
子從諫匿喪求知留後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以故事勸天井閘名在潞州上黨南
質實昭義

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興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晉絳二州名晉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絳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東雍

【汎】綱目書薨自戰國分王外非未成君廢帝廢后也方鎮大臣未有書薨者自從諫以後方鎮書薨三是年劉從諫宣宗太中十一年王紹鼎懿宗咸通十三年張允仲大臣書薨一僖宗乾符元年劉瞻疑皆誤據郭子儀薨官爵謚具止書卒

以崔鉉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愚戇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惑也於禁中益非地矣是故晉孝武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質實】崔鉉博州人元畧之子楊劉謂楊欽義劉行深

築望仙觀於禁中

【書法】蜚廉桂觀亦求僊者也不書地此書地何譏之也望仙惑也於禁中益非地矣是故晉孝武立精舍於內殿唐肅宗書置道場於三殿此書築望仙觀於禁中皆深譏之五年築望仙臺於南郊不書畧之也書其甚者而已矣

【發明】書上受法籙於趙歸真則見其以萬乘之貴屈已於一妄人也書築望仙觀於禁中則見其以荒唐之說視之若真有然也夫神仙虛無之事不必遠求前古姑即寓宗以來觀之其效蓋可觀矣使其果可築室而來之則漢武蜚廉桂觀通天蓬萊與夫建章明光諸宮之作豈不勝於武宗一望仙觀乎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范氏曰】小人莫不眷其君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

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得以蕩其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所好以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盡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睹斤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盡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盡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斤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危也

書法 宦官未有書致仕者書士良何病唐也甘露之事士良專殺執政既又賊傷李石搖動軍情今而使之得以令終失刑甚矣故書譏之或曰宦官知止非美之歟後書削官爵籍家貲則此非美矣終綱

質實 致仕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目書宦官致仕二仇士良

發明 嗚呼人君一身天地人物之主百萬生靈之命繫焉所以有要於讀書親賢哉彼小人者恐其君見古今治亂之陳說而開悟有以燭已之奸而不揚復恭皆以罪終者也

得恣其欲蓋愚其君也愚其君將以遂其所欲也苟惟遂已之欲則雖致君於幽厲措世於亂亾有弗暇顧焉者後世英明之主尚當以士良斯言為戒服之心胷列於屏障丁寧告戒於子孫宮中暇日只是讀書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接之時少毋為小人所愚弄而墮其術中夫然則君道立而天地物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陷溺播惡於斯世斯民矣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於鄯州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襄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諫士卒多精勇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率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無王則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尚婢婢婢名也尚注見德宗貞觀八年鄯州節度使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鄯州節度使

集覽

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書法　蠻夷自相攻不書此其書何進婢婢也曷為進之心乎唐者也故白是婢婢不一書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質實　盧鈞藍田人

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田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耽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質實　橐鞬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鄜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運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嘉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為副因以代之

質實　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　襄國洺州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廣平

王元逵破昭義兵拔宣務柵

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劉稹敗之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

質實　宣務柵未詳處所唯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八里有山名宣務或疑即此未知是否姑録之以備參攷

八月昭義大將李丕降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

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
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援肥鄉平恩

王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達
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
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
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
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惧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
之弘敬蒼黃出師援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
乾祐三年肥鄉縣名注見晉孝武大元元年平恩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質實 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蒼黃注見漢隱帝

昭義兵陷科斗寨

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援河陽科斗寨距懷州十餘里議者
皆以沸以為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
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
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

議者乃止 質實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昕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復有
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援河陽兼可
臨制魏博茂元尋薨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
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
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
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
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敬昕為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質實 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孟州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河陽節度太行山名注見周安王十六年敬昕平陽人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吐蕃尚婢婢遣兵擊論恐熱大破之○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聲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實

三年

上黨

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陽節度使 實

義成節度 注見懿宗咸通十年

懿宗咸通十年

沔與張仲武有隙故徙之

十一月以兗王岐為安撫党項大使李回副之

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無由禁戢請以皇子兼領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君於其辭訟故有是命 理

獻帝興平二年 夏州 注見

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

十二月王宰克天井關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密與王宰通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殺之以劉公直代茂卿宰進擊破之

河東克石會關 集覽

潞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以書與石云劉稹願舉族歸命石以聞李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宜詔石荅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面縛上則石當徙受降護送歸闕若虛

石會關 集覽 在潞州

甲子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總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為兄弟石會關守將復以關降於稹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荣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今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稹與諸將辛族面縛方可受納蕃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舉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闇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贄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贄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贄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贄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贄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戮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并其黨斬之胡氏曰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為所眩若德裕於元贄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贄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

面縛注 見漢順 貿實

付之迓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刑斯迺罰一而懲百矣 集覽 虛喝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

貿實 一統志云榆社本漢上黨郡潞縣地隋始置榆社縣屬韓州大業初廢義寧初復置屬太原郡唐初於縣置榆州尋罷州以縣屬遼州宋熙寧初州縣俱省元豐中復置遼州及榆社縣金仍舊元省入遼山縣未幾復置本朝因之為遼州治旗仍屬焉橫水戍莫詳處所唯鳳翔府城東三十里有橫水來自杜陽川流入渭俗呼為夜义河或疑即此未知是否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韓信破田榮事在漢王二年李靖擒頡利事在太宗貞觀四年牙門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李相謂李石

三月朔日食○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黠戛斯遣使入貢○以劉濛為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番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糧糗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鄉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臣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化之術用藥符籙之技攜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集覽 瞿曇 瞿

西域有瞿曇氏東坡詩坐令魯叟作瞿曇注瞿曇佛也 質實

咸康三年

夏六月滅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即中柳仲郢裁減凡一千一百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 質實

柳仲郢 華原人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官宦有發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遣王逢屯巽城

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巽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質實 巽城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救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救悰同選上曰救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救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鄉不從監軍之言朕知鄉有致君之心今相鄉如得一魏徵矣 質實 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閏月李紳罷昭義將高文端降

李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積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積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

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其言諭諸將集覽敗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北賞鎮州

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八月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藉編户家貲十分取二民悁悁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洛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洛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獷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意亦以為然乃詔誼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惊請赦誼芊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欽悉從蠲免所藉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芊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芊至京師皆斬之司馬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芊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集覽昭義注見德宗貞元十年團兵即土

圍注見元年木偶人注見隋文帝仁壽二年

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於是執誼送京師斬之則殺降也不書何誼罪人也始則勸亂終則賣主且非三州降唐則誼罪以為可殺故不書

計未必出此網目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露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虒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

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今沛然若無事時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挠此所以能成功也○河北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質實注見

河北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質實注見

休沐見秦二世三年滄景二州名漢昭帝始元四年從容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景注見高祖武德九年河朔

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

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滄景二州名漢昭帝始元四年

休沐注見

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服厚恩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

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

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

馬求官及為軍中所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軍情語汝吏與其使忠義立功立事結知

二州名注見玄
宗天寶十五載

發明 欲知宰相之賢否當以其時之治亂觀之自德裕秉鈞于時所難制者莫藩鎮若也而德裕使之若臂指之運故劉稹之誅王元逵何弘敬之徒皆為之用而楊弁之亂取之如反諸掌則亦以其處置有方故也綱目於德裕加秩賜爵之事特書于冊是亦予之意爾謀國若此其庶矣乎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吕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初井露之亂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為鄭誅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蔑矣又烏能納其君

丑九

五年春辟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胡氏曰莫難彊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莫難格如慢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

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而遣歸鎮中傷注見玄宗開元八年

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書病德裕入相以來御回鶻討昭義不可謂無功矣然有二失快私讎一也自滿假二也德裕降之下皆譏其自滿假也君子以為才畧雖高而未聞道可謂善論矣

隽貿 從諫入朝加以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貶牛僧孺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

循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

河南

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畧誠高絶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集覽】未至乎大人 易乾卦九二利見大人伊川傳曰信言謹行閉邪存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皆大人之事也荀子解蔽篇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

【正誤】未至乎大人者格此等他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正引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朱子註大人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集覽乃引易經荀子何邪

【質實】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義安太后王氏崩○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

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崇儉論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往取約秋稔償之境內足食

【質實】飛狐縣名注見漢王邦三年義武節度注見

殺江都令吳湘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湘盜用程糧錢彊娶所部百姓女佔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其冤詔御史崔元藻李珊覆之與前獄異德裕二人遠州司户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死

【質實】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吳湘貴溪人

【發明】宰相代天理物均平四海故伊尹為世阿衡周公旁作迂衡皆取公平無私之意德裕相唐雖有威制方鎮之功然仰視伊周殆猶丘垤之於泰華而志得意滿忿忮盈溢既以私意貶儈孺流宗閔今又恣其狠愎不用國法殺戮搢紳其何以愜服人心而處持衡之地哉故綱目於吳湘之死書殺書官以罪之爾他時吳汝納追訟其冤而德裕有潮陽之貶尚誰咎歟

夏五月葬恭僖皇后○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
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秋七月朔日食○詔毀天
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
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
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
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
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
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
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
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
速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
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
聚無算閙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
有遊僧入境則斬之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
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而
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

用鬼讖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
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
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
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
利其黨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集覽

招提釋典記云梵語拓鬮提奢猶華言四方僧物也訛拓為招去鬮存招提後省故云招提蘭若杜甫大覺高僧蘭若詩注蘭若寺也若字宜者梵言阿蘭若名言無諍四分律云空靜處薩婆多論云閒靜處智度論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忽務也數說不同其實無諍五臺山名其中多僧寺有東五臺西五臺相去二百餘里在奉聖州北案契丹國志胡嶠陷北記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盜跖柳下惠之弟正義曰跖本黃帝時大盜名以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號盜跖陽虎春秋魯季氏之家臣也定五年作亂春秋書之曰盜

質實

節鎮猶言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一統志云五臺山名在太原府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環五百餘里五峯高出雲

表頂皆積土因謂之臺世傳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凉山者即此也臺分東西南北中寺宇壯麗甲於他州

寺觀

書法 佛教於是三黜矣

昭義戍卒作亂討平之

詔發昭義兵戍振武潞卒素驕憚於遠戍閉門大譟盧鈞奔潞城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以禍福諭之亂兵聽命乃遣人謝盧鈞鈞還上黨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選兵追而殺之 質實 一統志云潞城本春秋時潞子嬰兒之國晉滅之漢初置潞縣屬上黨郡後魏改刈陵縣屬襄垣郡隋初廢後復置潞城縣屬潞州唐末改為潞子縣尋復曰潞城縣宋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

改屬潞州 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置備邊庫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慶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卽中判之

書法 凡書置庫譏也據瓊林大盈欠負耗贍此其書何嘉德裕也名曰備邊又以度支主之則非入主秘藏比矣其後務反德裕改為

延資果何義哉宣宗大中三年

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

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書法 書譏也釋道之為異端一也武宗惡釋而好道則以長生之說足以惑之耳故綱目於受籙趙歸真則書以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則書以玄靜為崇玄館學士則書皆譏之也

發明 方書廢佛寺勒僧尼即書以劉玄靜為崇玄學士則其崇尚異端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綱目特揭道士書之則是非得失瞭然見矣

十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 考異

寓貶袁滋漢甘露元年書兗京兆尹張敞官則此當書貶給事中韋弘質官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止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集覽 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顏師古曰柄臣執權之臣也

書法 書貶官多矣未有書曰某官者書曰某官何史失之也史之則如勿書書病德裕也於是弘質言宰相權重德裕以賤人圖柄臣貶之專奠甚矣他日啓宣宗灑淅之疑而不免崖州之貶宜哉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集覽 道士以為換骨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

書法 書貶官多矣未有書曰某官者書曰某官何史失之也史之則如勿書書病德裕也於是弘質言宰相權重德裕以賤人圖柄臣貶之專奠甚矣他日啓宣宗灑淅之疑而不免崖州之貶宜哉

集覽 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顏師古曰柄臣執權之臣也

書法 上有疾也然則曷為不以有疾書上餌金丹自秋覺疾而方士以為換骨綱目不書有疾若曰惑於邪說疾而不知其疾云爾所以譏也

實 方士方外之士也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大敗

論恐熱擊尚婢婢拒之恐熱大敗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無為恐熱所徼如彼兔也

集覽 河湟二州皆西羌地河本漢金城郡後水出敦煌郡塞外崑崙山東注海湟水出金城臨羌縣塞外至允吾縣東入河案允吾音鉛牙

實 傳檄

注見楚義帝元年

是歲天下戶數

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書法

自開成以來書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有奇於是六年爾減四萬一千六百當是時非有水旱也其以河北用兵故數綱目書戶口數七兵民數一詳中宗景龍元年皆唐世也舍是無書戶口者矣

丙寅　六年

春二月以來暨為招討党項使

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上決意討之故有是命

邠寧鹽三州名邠寧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

詔實

當去立以考證下十四字

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即位○謹按夏后氏有天下傳於子為百王不易之法是以三代盛時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昭穆有序親親尊尊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周懿王崩父共王弟辟方立為孝王孝王叔父也臣也懿王兄子也君也親親不害於尊尊君臣之分固在也春秋有事於太廟躋僖公謂之逆祀臧文仲縱逆祀孔子譏之唐武宗疾篤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為皇太叔是時武宗不言旬日矣非武宗立之也立之者宦官也武宗崩太叔即位為宣宗宣宗叔父也藩王也臣也帝崩子幼藩王入承統可也君臣之分則不可紊既曰叔矣加以皇太之號是親親害尊尊也古無是號自宣宗始夫為之後者為之子禮也春秋之法傳公父視閔公則宣宗當父視武宗明矣宣嘗臣於武晚年誤臣建議直欲出其在廟之主其言曰拜兄尚可拜廷可乎彼不知宗廟之禮嗣君拜先君非叔拜姪也獨不考孝王承懿王之統文仲縱逆祀之譏乎今故追原終始當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即位懼事直書以著藩王入承統之義而去宦者所定不正之名也

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群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

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恍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凡百官衰戚蒲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胡氏曰武宗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名見宰相出顧命焉而魯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聽宦官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賈光州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注見賈弋陽家宰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書法 終綱目書皇太叔一而已矣○稱太叔始此嗚呼太弟已非兄太叔乎○賀善贊曰武宗天資英果善屬賢相故能外降黠戛內平劉稹綱目於此獨詳書之然雖知惡釋氏而溺信道流則亦未得為卓然者至於即位自霸先以來未之有也書遂則

夏四月尊帝母鄭氏為皇太后

考異 帝字羨據通鑑但書尊母鄭氏為皇太后

○李德裕罷為荊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書法 方士也綱目抑左道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宣宗也大中之政務反會昌二月即位豈無當急者而五月首廢僧尼甚而上京特增八寺綱目書增書復而冠之以詔所以深病宣宗也

發明 武宗惑於方士而廢佛淫嚚宣宗繼之甫誅趙歸真等即詔復僧尼皆不顧理之是否惟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自可觀矣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

書法 開元嘗書增太廟為九室矣此其書定何議也
廟有定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不可增
也而增之非也增之而多所
改定亦非也故書定深議之

發明 玄宗增太廟為九室范公祖禹已論其失且謂
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深
以玄宗過制為非今宣宗又增為九代十一室則其
失又過玄宗遠矣夫禮有定數而苟已意為之則亦
何所不至況唐至武宗僅十五朝而已增至此若使
如周之三十六王則所增殊未已也凡此類據事直
書不待貶黜
而失自見

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

考異 殺當作弒

烏介之衆降散斃死所餘不及三
千人其相殺之而立其弟遏捻

八月葬端陵

初王才人寵冠後庭武宗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其寒
族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武宗疾顧之曰我死汝

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
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栢城之內

質實 才人女官名注見唐高宗永徽五年一統志云端陵
在西安府三原縣東一十里陪葬王賢妃其母韋
氏石陵在
咸寧縣東

以牛僧孺為銜州長史李宗閔為郴州司馬

質實 銜州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柳州注見楚義帝元年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玨等五相皆武
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罷冊黠戛斯可汗使

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事遂寢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貞觀
元年

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棰楚在浙西有牙將近意挾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掠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僖宗元和二年抗

冬十月禘于太廟

禮院奏祝文於穆敬文武恒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衣易訟卦以訟受服終朝三褫之注褫解也音敕紙直是二反

州闕節注見穆宗長慶元年

貞實

漸西觀察使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上受三洞法籙考異上當作帝

書法前書受法籙於趙歸真宣宗也受法籙者亦宣宗也一人之身半年之間相反如此則以長生之說足以惑其心而已矣終綱目書受籙三詳宋壬午年真而不能不受法籙比

發明宣宗能誅趙歸真而觀之義可見矣此綱目書法之意也

○十二月朔日食

胡氏曰宣宗盡反會昌所為而有不能反者受法籙是已蓋其心蔽於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譴見於天日為之食苟能仰思其故以克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蹕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宮典犯贓又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大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冤者銜寃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

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宽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文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賈

封敖　冀脩人見宋孝武大明二年注

竇

發明　按唐書宣宗之立亦不出武宗意而出於宦官乃大書其年號者武宗未立太子而儲位未定故也然其立也不清即位而書立其亦異於儲帝者矣

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盧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閏月敕復廢寺之政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書法　書敕佛寺放僧尼至是不一二年耳既書廢僧尼又書復廢寺綱目前書以詔此書以敕病宣宗也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可勝嘆哉

積慶太后蕭氏崩○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諸軍擊之以汝陀朱邪赤心為前鋒戰於鹽州破走之

鹽　河西郡名注見漢

晉實　安帝元初元年

夏六月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以令狐綯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

曰有子乎敏中詰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集覽】令狐綯令音零也令狐複姓綯音挑

秋八月李回罷○葬貞獻皇后○作雍和殿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觀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形於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為李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再貶德裕

【質實】吳汝納貴溪人潮州注見憲宗

元和十四年

復增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書法】書復可也書增何譏也凡增者不宜增者也德裕省冗官未見有缺事者大中君臣動欲反之謂之何哉綱目書曰復增深譏之也

戊辰

二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貶丁柔立為南陽尉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冤坐阿附貶

【胡氏曰】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必克已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乃不能然是自為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書法】柔立何德裕所棄也是時務反德裕柔立於此獨能為德裕訟冤可謂至公矣敏中以私害公從而貶之非也故書譏之

【質實】令狐綯華原人楚之子

黠戛斯攻室韋大破之

回鶻遏捻可汗日益耗散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

過捻聞之夜與妻子九騎西走室韋分其餘衆黠戛斯帥諸胡兵取之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 質 實 幽州 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實於案上 纂覽 金鏡書名 金鏡録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著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朔日食

晉實 日食 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崔元式罷以周墀馬

植同平章事

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禄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質實 義成節度 注見懿宗咸通

興慶宮

考異 據胡氏管見當書帝弑太皇太后郭氏于興慶宮以著宣宗弑嫡母之罪且宣宗不以祔葬配饗則其弑明矣況後魏廢后高氏暴卒綱目特書胡太后弑則此亦當書弑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寵怨故上即位徙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

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睥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顙歎其孤直睥睨竟坐貶句容令胡氏曰古聖人之重嫡妾之辯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嫡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之母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譏貶以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恙遷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鑄削儀數親行弒逆豈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閨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帶前史疑似之言正名政據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快快注見玄宗開元二年景陵憲宗之墓注見元和十五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句容縣名注見晉咸和三年

書法

暴崩何弒也故地異其文者異其事也於是宣宗之惡微而顯矣

質實興慶

發明

郭后憲宗之元妃穆宗之嫡出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初政未有令善之祖母歷五朝母儀天下乃以庶子弒其嫡母是尚可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弒曰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於中和殿書之今郭后亦以暴崩于興慶宮書之其書法先後如一則弒逆明矣然憲宗先以屬疾故逆黨尚可隱諱遷就其說至於郭后則素無疾恙一日恚欲自殞宣宗遽加震怒而是夕暴崩其為弒逆尤更彰彰無可疑者綱目凡以善終於崩則書地皆不書其地惟弒則書地暴憲宗之子下視穆敬文武四朝既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又以諡臣之言欲遷穆敬文武出廟其傲慢不恭何所不有宜其凌虐嫡母親行弒逆署不顧忌然猶隱諱其說文歎天下故綱目亦以待陳弘志者待之耳或曰隋煬之逆何以直書曰楊廣之事隱矣隋文有疾臥與百官辭決天下皆知其以疾終故綱目發其弒逆以正廣之罪也若憲宗及郭后之事左驗甚明故反書暴崩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臣子不敢明言其事之意固非曲為陳弘志光王怡而諱其大惡也或者又曰郭后之事先儒胡氏既已正弒逆而不言其所以弒逆之名何待詳辯而後知之曰先儒雖能言其事皆然是猶加

人以罪而不發其罪惡之實亦恐未必服辜此臣所以詳考顛末力致其辯以正夫人之罪亦所以發明綱目書法之意也觀者試思之宣宗先名怡觀者

秋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户 質實 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以石雄為神武統軍

雄請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快快而薨 質實

黑山烏嶺之功事在武宗會昌三年

書法 書惡敏中也德裕之政私喜怒未免也超用馬植可以有功如雄徒以德裕所薦必痛抑之謂之何哉綱目不書馬植刑部侍郎而書以石雄為神武統軍拳其甚者也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 考異 萬上漏以字

顯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例以銀裝車七日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今依外命婦

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即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集覽 外命婦諸臣之妻有七階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 質實 一統志云萬壽縣名唐初分江津縣入江津故城在重慶府縣西鄭顥祇德之子 慈恩寺在西安府城南曲江池側唐高宗為文德皇后建

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書法 后葬不書地合葬也此書景陵之側何非地也景陵是也不合葬而於其側則非矣綱目補非其人書地葬非其所書地名非其名書地漢哀傅太后渭陵元壽元年唐武乾陵神龍二年非其人也漢宣許后杜陵南園本始三年桓梁后懿陵延熹二年唐郭太后景陵之側非其地也是年漢和梁太后西陵永元九年桓帝氏傳陵元嘉二年非其名也書葬於景陵之側而宣宗之惡益不可辭矣然則景陵之

側一也葬孝明皇后則曷為不書懿宗咸通七年非嫡冝也故不書綱目之筆削審矣哉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舍是無書地者也

發明 綱目凡葬后皆不地而此獨書其地者所以著時君加怒削其合葬祔廟之儀耳夫以嫡母之重既裁損其奉養之禮從而殕之今又削其葬禮此與季孫意如絶昭公兆域何異所為若此尚可以居人上而臨天下乎特筆書之甚其惡也

○韋琮罷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為御史

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

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東川節度使相領宣武軍制節度使兼平章事號使相宣武藩鎮名也

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

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子直方為留後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

亂逐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賈】【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六月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秋七月克復河湟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士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悉還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賈】【涇原】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凉【原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六關】【節度】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安樂州】注見中宗神龍二年鳴沙【蕭關】注見漢文帝十四年【威州】注同七關【靈武節】注見中宗神龍二年鳴沙【弔】【關】謂木峽石門驛藏制勝關皆唐時所置故址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南境內【溫池】縣名唐初所置屬靈州後改屬威州故城在寧夏中衛境內【鹽利】按一統志寧夏衛有大小二鹽池大鹽池在衛城北四百里小鹽池在衛城東南二百七十一里其鹽皆不假人力自然凝結此為河朔之鹽利也

【集覽】【銀刀都】都猶部也號曰銀刀

冬十月改備邊庫為迓資庫○取維州

【賈】【維州】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

○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張直方歸京師

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為留後

李德裕卒

庚午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充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惟天吏可以伐燕公孫丑或問曰管齊其能免乎集覽伐燕有諸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劬之哉注天吏天所使者謂王者得天意者也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今齊之攻猶燕攻也文非天吏我何為劬乎

書法 崖州司户也不書何削之也黨禍不解德裕與有責焉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之質實常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毘陵

發明 宰相而與中人交通貶之誠是也然貶止宰相而中人無預毋乃頗乎此綱目所以止書貶馬植而不及元贄者也

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月盧龍節度使周綝卒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九月貶孔温裕為柳州司馬

党項為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孔温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温裕幾之子也既而殘弟子吏部侍郎温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孔温裕冀州人先聖三十九世孫

吐蕃論恐執擊尚婢婢遂掠河西

質實柳州注見中宗嗣聖元年

辛末

論恐熱擊尚婢婢婢婢婢拒之不利糧乏留柘跋悔光守鄯州帥部落就水草於耳州西恐熱自將追之大掠河西八州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質實 鄯州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耳州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汝州降 質實 汝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燉煌 ○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臣隨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集覽 沈舟沈直禁反侵盜其米故沈其舟於水中 質實 太和文宗年號

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質實 夏綏二州名夏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党項西羌種名注見後主至德四年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使敏中為鄭顥時已約昏廬氏甚衒之曲是數毀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櫃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卻諸御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勇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 集覽 小櫃巫櫃木華細如絲似栢而香用為小巫以藏書

也詩皇矣篇其檉其椐注檉赦丁反疏云河旁赤堇小楊也椐成式云赤白檉出涼州通志云材可卷盤合

質實 定遠城 注見陽府合水縣治南一在文縣守禦千戶所治南清

水江遠其下未知孰是智者察焉鈔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銀夏 二州名注見明宗長興三年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恐熱殘暴所部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於唐來誅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還恐熱怏怏而去衆稍散絕有二百餘人奔于鄯州 質實 河渭 二州名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渭注見漢建興六年廓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四年崞縣

書法 自貞觀書結骨俟利發入朝二十三年至此近二百年無書蠻夷入朝者於是複見雖其計窮出此非真慕義然華夏之氣庶幾少振矣故書

冬十月以魏謇同平章事

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纂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 質實 瓜伊 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 瓜注見莊宗同光二年伊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伊吾西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肅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酒泉蘭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

崔龜從罷

六年春二月雞山群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暮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初逢果群盜依阻雞山詔果州刺史王贊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孥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贊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氏曰崔鉉請遣使劉潼請說降皆未嘗得可報則且再請以為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遽行群盜既降乃復滅之此韓信不顧酈生李靖不恤唐儉徂詐僥倖之計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哉愚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伏國威命豈有置已遂烹之失信之地而可乎集覽韓信不顧酈生漢高時酈食其說齊王田橫下之韓信乃夜襲齊橫以為酈生賣己遂烹之李靖不恤唐儉唐太宗遣唐儉誘突厥頡利使歸款頡利許之李靖因襲破頡利儉脫身還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先信事在武宗會昌四年貫實逢果二州名逢注見

肅宗上元二年果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山南西道注見周赧王四年梁武帝天監四年狙詐注見漢中巴南巴州之南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朝三暮四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貫實鄠縣注見漢桓帝延熹七年

書法鄭光何母舅也於是尋罷之矣何以書譏也嫡母蒙賊而逸尚妾母是崇雖罷之猶譏也

發明唐興至是凡十六君豈無元舅未有賜莊免其稅役者宣宗崇奉妾母恩禮備至其如嫡母何

裁雖曰罷之亦譏之也

夏六月以畢誠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鄉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集覽 頗牧 蘇頲李牧皆戰國時趙之良將

年畢誠偃帥人構從魯孫

質實 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謇獨請貶點上不許鈞奏帑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党項降之

○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猶得以息有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遠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於樽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惰遊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之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廢乎其有感矣

集覽 髮十七萬僧 令僧長髮為民也

質實 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

有功可食 孟子曰其有功於予可食而食之矣食音似詳見勝文下

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前書復度僧尼譏也此書復禁羙之欵禁私度耳非罷也逮懿宗而書置戒壇度僧尼矣終綱

目書禁私度僧尼二是年五代乙卯年周發明凡天下之事不顧理之是非惟欲反前人之所為則亦未有不復其初者如宣宗復禁私度僧尼之類是也據事直書而理自明

七年夏四月定杖笞法

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皆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

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胡氏曰孝者人君之盛德也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然弒其適母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是孝所謂質實河中府名注見

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質實榷酤

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關中質實宣政殿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華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上年京兆

書法　日食三朝大變也宣宗於此猶知一罷元會蓋幾焉故書日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於三朝二十八詳周安王二十年又漢惠帝七年惟此書罷元會他無聞焉然則雖大變也世主之玩視者多矣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興慶宮之禍至是七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是警告之又七年而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大中之終始識者可以觀矣

二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實　睦州　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惜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常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李士然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玄也　集覽　舉職　舉稱也記明堂位曰各揚其職注揚大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李士幸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擯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開日擯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迂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繞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胡氏曰　韋澳之謀非未策也昔李德裕與樞密議約敕監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裁制中臣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迂所為也弘逸季稜方奉陳王而士良弘志已立武宗歸長公孺方立襲王而元實宗實乃推戴懿宗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狐綯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集覽　南北司　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南北牙　弘逸劉季稜　薛士良　佐弘志名　魚歸長　王公孺　馬元實　仇宗實　王質　硤石　山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元年　文宗太和九年　虢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　華陰　二州名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虢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質實 海州 注見秦二世二年鄰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彊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冤 集覽 甘露之變 在文宗太和九年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後 質實 成德節度 注見漢光○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武建武九年常山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濱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讁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范氏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其群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庶知為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集覽 抉摘 抉次抉挑也 質實 渭上 渭水之上注見摘與擿通他歷反動發之也簿書謂簿籍文書也期會猶程限也 質實 期會 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鄧州 注見周赧王十四年

戛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 質實 浙東軍 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九月貶李訥為朗州刺史柁監軍王宗景酆恭陵

詔自今戎臣失律律弁坐監軍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又注見漢武帝元光元年師出以律否臧凶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武陵

書法　宣宗威攝閹豎於是監軍始有書柁配者終綱目宦官書柁一而已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救鹽鐵補塲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塲官賤品非特赦所宜親上遽賜紱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貶　最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課殿

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　貶　夔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事竟請以家財償之上曰季榮有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乃貶之

以鄭祗德為賓客分司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從之

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欲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賓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户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

督租敷百
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

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胡氏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之論一何異哉蓋以大利為心至乃靳於其子故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度矣然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

冬十月以顯為秘書監

顯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祇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顯懼表辭從之

十一月冊回鶻懷建可汗

先是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會昌攻逐加殄滅近聞已寇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歸牙帳當加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冊拜可汗

集覽 已寇歷懷建可汗名

質實 會昌武宗年號 安西鎮名注見

高宗永淳元年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發明 昔魯人逆祀春秋譏之然猶未至於遷出廟也今唐主自以為憲宗之子方且下視穆敬文武而諛臣如李景讓者又從而逢其惡故雖議終不決也夫唐主歷事四朝親為

書法 於是議不決止矣則其書何譏也宣宗弒其嫡母則薄於穆而細目特書詔議所以誅宣宗之心也

之臣今乃欲出其廟主則其肆行不道為可知矣況郭后區區深宮一婦人復何所憚宜其親行弒逆而不顧也噫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諸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其不然乎集覽前此謂此一日前二使王歸長馬公儔質實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諸而後用人大抵詳見震旨

詔內園使李敬寔剥色配南牙

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救命橫絶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集覽剥色內侍有衣黃衣綠衣緋衣紫者剥色謂剥降服色而配後質實南牙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

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南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亦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玭曰韋仲郢之子也胡氏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歸恩於我亦非也惟其公而已矣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至於耳目之官候舌之任股肱心膂之寄非人主精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集覽他岐注見漢桓帝元嘉元年岐路質實柳玭華原人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
從之得大臣章疏
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
忌而
出之
質實
封駁注見文宗太和八年華清宮注見玄宗
天寶六載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益
州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掖掌誦諧頗
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尒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
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柔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
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絶藝
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憎者高
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集覽
滑稽史記
滑稽傳索
隱注滑音骨亂也稽音雞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
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貢父曰滑亂稽疑也轉利之稱
臣瓚曰稽考也言可滑乱不可考校也離騷經卜居篇
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晦庵集註云滑稽圓轉貌楊雄

酒賦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藏之鴟夷皮囊
捨無窮之狀
質實
師古曰滑稽圓轉縱
帝開皇
九年
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薨軍中立其弟紹懿
薨作卒當
從提要
質實
成德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冬十月以尚延心為
河渭都遊奕使

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秦成防
禦使李承勛利其羊馬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
財延心知之謂承勛曰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
分徙內地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
耳承勛默然明日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
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
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
翔吾屬無忝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渭都
遊奕使使統
質實
吐蕃
其衆居之
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河

渭二州名河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渭注見漢後主
建興六年秦成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成注見漢獻帝建
安二十二年下辯

鄭朗罷○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
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慶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
月求還山乃遣之集覽軒轅集軒轅道士複姓集名也羅浮山
在廣州南海縣南山有洞通勾曲又有
璇房瑤室七十二所裴淵廣州記云羅浮者二山之總
名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本名蓬萊山一峯在海中與
羅山合因名焉質實一統志云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
三十里即道書十大洞天之一昔有山浮
海而來博於羅山合而為一故曰羅浮又曰博羅南越
志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
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鵝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珠
瑁洞之幽者曰金沙石臼朱明黃龍朱陵黃猿水簾蝴
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
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
石柱亦曰鐵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鵝池
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勝軒轅集博羅人隱居羅
浮山長安縣名注
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書道士多矣綱目取二人焉司馬承禎軒轅集
是也承禎不書者道士予之也集亦在所予者則
其書也終綱目聘召書迎五申公
龔勝耿況周息元軒轅集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也
由唐而後所迎者道士
他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畧至安南樹艻為柵深塹其外冦不能冒選
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
譯喻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
麾下精兵二千軍繞羸兵數百式扶而黜之集覽安南唐以嶺南地分五管曰廣曰桂曰容曰邕曰安
南樹艻木為柵深塹其外樹上聲扶樹植之也柵寨柵也編立
木為之艻字初疑是木名遂檢通鑑釋文唯注艻音調
更無訓解又檢韻會注艻田聊反說文葦華也案爾雅

葦醜艻注其類皆有艻秀醜即類也是知艻與木為兩物夾雜樹之為柵耳然舊書皆無解者未敢便執此說為是近讀戰國策見張孟談對趙襄子曰臣聞董閼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高若楚墻之其高至丈餘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注荻萑葦屬爾雅纂醜秋為蒿苦蓋也楚辭也以是四物為墻焉始信艻非木名可以為柵無疑矣若詩廡夭蓋音盍萑音丸深墊為句深浚之也墊遠城水也字或作漼漢高本紀深漼而守不能冒冒亦音墨並訓犯去城半日為句一本作去交趾半日程中其要害中竹仲夭當也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謂之要害正誤樹艻木為柵今按艻之為物以樹宇椎之必非葦華通鑑胡三省注一書從艸從力讀與棘同羊矢棗也此說亦非通鑑下文有云墊外植竹胡註引桂海虞衡志艻竹刺竹也黃齊守新州無城以此竹植之蓋脅不能徑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然則艻水為柵非墊外所植之艻竹矣永樂中余弟尚書治久在交趾考訪得安南志唐田早為安南都護作木柵歲率民錢不時完王式至樹艻木柵為浚濠周植刺竹寇不敢犯僞越外紀所載亦同字皆作艻今交趾有艻木葉似青楊本生而直木理堅韌如中國檉木民間採此木橫布外面甚耐久土人書作艻正如土產黃心木本只艻字土人書作苾了字書一統志云安南古南交之地秦屬象郡漢初為南越所有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兼置交趾刺史治龍編東漢郡屬交州又增置宋平郡而徙交州吳增置九德武平新昌三郡宋交州治龍編梁陳於交州置都督府隋初郡廢改都督府為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至德初改鎮南都護府大曆間復曰安南五代梁時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後為劉隱所并後楊延藝紹洪相繼為交趾節度使既而管內大亂推丁部為州帥其子璉繼立宋平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元憲宗時遣王弟璹嗣立為其將黎桓所篡其後李公蘊篡黎氏陳日將破其國後歸附封為安南國王　國朝洪武初陳日

深墊其外今按深墊其外泄城貿實

燦率先歸附仍賜安南國王印傳至曰熀其臣黎季犛篡立永樂間遣將率兵分道並進俘獲季犛父子詔求陳氏後立之無所得因郡縣其地置府十七州五頗各州縣又建交趾布政司提刑按察司及都指揮使司於交州府洪熙初寘薛黎利攻劫郡邑朝廷復命將討之宣德初黎利勢屈始奉表乞立陳氏後曰暠者主其國詔封為安南王後利益熾使來貢謝罪請命因而與之至今朝貢不絕麾下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以劉琰同平章事

琰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琰曰昔王夷甫祖上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遷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品流甄之人稽延二反並訓察也別鑒別也品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

質實劉琰汁州人仁軌五世孫萬二注見高祖武德九年王夷甫王衍表字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中原猶言中華也注見肅宗至德元年中原

二月崔慎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厉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飼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范氏曰三代之時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飼藥以貶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厥甚矣哉

覽食其力力謂祿力也記曲禮篇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土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執左道以亂政殺之說著殺記王制篇執左道以亂政殺注左道若巫蠱及佫禁也不死之說楚辭天問篇何所不死文公集註不死

之人則山海經淮南子屢言之矣固未可信然俗傳海外瓊州山中有楊宋卿者年百九十五歲有九世祖不食不死不知其年歲子孫藏之雜稟之中此或有之不足怪也今因録入以廣異聞 正誤 不死之說今按范氏力辯無此理集覽反引他說以資異議良可怪也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為節度使討平之

初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倣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迈改授承勛討亂平之 蕭倣 蘭陵人悟之子 質實 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五月劉瑑卒

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湖南軍亂逐觀察使韓琮 質實 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憲 質實 江西觀察使注見睿孝元帝承聖元年○

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琢為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質實 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

右補闕張潛上疏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奬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史不能致羨餘者然後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賞之上嘉納之 質實 宣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冊陽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胡氏曰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漢將亡龐勛亂徐土之巢起山東唐自是亾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為甚天芝示戒明矣夫天理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之異誠非深丈夫所經意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

集覽

懿宗咸通十年　年彭城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　見周安王十五年及漢高后三年　岷山注見德宗興元元年　芝巢起山東事在咸通十年

書法

盜賊之陰兆矣自是龐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而唐遂以亡變不虛生信哉

發明

大中之治當時謂之小太宗此歷朝之所未有者抑不知宣宗特區區小數以察為明此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不取者況其大節既虧小何足數故凡逆氣乘之禍亂溢出故是年四月書嶺南軍亂五月書湖南軍亂六月書江西軍亂七月書宣州軍亂而又河南北淮南大水迭書于冊用見天人之變交應於時至明年遂疽發於背而東首環泣矣未幾大盜四起唐遂以亾然則餘慶餘殃之報夫豈偕差而或者猶以賢君自之過矣

冬十月以于琮為建州刺史

琮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宜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咸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

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范氏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脩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集覽 廢格不用　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廢格詔書

質實 建州　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杭州　注見昭宗天復二年

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京師　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閭閻　注見昭宗天復二年

延英殿名　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平之

質實 山南東道　注見德宗建中元年

以崔鉉為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質實 宣歙觀察使　注見德宗建中元年

年　○以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從行至江州自間道一名至洪州討平之

質實 江州　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　洪州　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　豫章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徵俾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徵俾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朕近與此人食對朕輒折七箸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珍尚廣德公主

質實 珍　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廣德縣名　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一統志云永福本漢始安縣地唐屬桂州五代宋金元因之本朝正統間省理定縣入焉改屬桂林府公主注見

晉成帝咸和二年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方逮安】【賢實】【武寧軍】【注】見秦始二十八年彭城

秋八月帝崩鄞王濛即位

初上長子鄞王濛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丌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鄞王立為太子擁句當軍國政事更名淮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范氏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氏曰】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長等意屬鄞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邪不可不辯也○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誦之謂之小太宗【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懷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賢實】【鄞】【晉】【鄞州】名注見肅宗寶應元年【夔】【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齊桓公定】【嗣於易牙】【左傳】僖十一年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豎刁以厚獻於

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者六十日蓋桓公十月乙亥卒至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始斂殯也註雍巫即易牙古之知味者

書法 賀善贊曰宣往往有可述者然嫡母以嫉妒而不令終國本以貪吝而不蚤建儲日每深病之○於是立為太子既後即位不書書鄆王何罪宣宗也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以位為樂諱言嗣續至以是罷宰相裴休崔慎由既不可諱倉猝命立乃在少子遂使宦官得以外託義舉竊為已權綱目書曰鄆王漼即位譏不豫也後書普王儼即位義同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李玄伯等伏誅

書法 書譏也宣宗親見憲武之誤親行歸真之誅於是又受誤於玄伯書曰李玄伯伏誅所以垂戒萬世也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方士以名見書者十有四徐氏新垣平少翁欒大公孫卿潘誕盧迦逸多鄭普思葉靜能張果周息元柳泌趙歸真李玄伯而罪者一鄭普思誅者七新垣平少翁大潘誕柳泌趙歸真李玄伯等夫其亦深戒後人也夫○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幼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已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甚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宣宗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嚴甚矣哉

發明 有生必有死雖聖人不能易也若使長生可求則聖人已先求之矣唐人酷信方士之說而禍敗相踵向使不妄服食未必遽殞其生將以延之適以趣之而乃覆車相尋恬不知悟豈不深可惜哉綱目等伏誅皆書于冊不以其微而不錄其亦深嚴後人也夫○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幼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已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甚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嚴甚矣哉

○冬十一月龕鄯龍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

措京兆杜陵人如晦之後○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為相 集覽

滈下老反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皐開清溪道以通群蠻使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祐卒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集覽 所從傔人注見德宗貞元十二年從 質實 清溪關名注見德宗貞元四年 播州 漢昭帝元鳳元年 注見 羈縻 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牂牁 注見 書法 蠻夷稱皇帝有之矣不書僭號據劉聰書稱皇帝此其書僭號何南詔世受唐臣則唐臣也故

從唐臣例書僭號所以治夷狄也綱目書僭號七詳玄宗天寶十五載

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沂東賊寇甫作亂

初裴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道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畧者推劉暐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 集覽 象山縣名在浙東屬慶元府山在府東百六十里東南北皆濱海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縣界案慶元古明州也剡縣在浙東屬紹興府有剡溪在嵊縣南百五十步晉戴逵居此因名戴溪案紹興占會稽也剡音時冉反暐羽鬼丁兇二反 質實 一統志云象山本漢鄞縣地名晉為寧海縣象山東麓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初屬明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寧海縣本漢鄞縣地晉為鄮縣唐初屬越州宋初置嵊州并析置剡城縣後州廢仍為剡縣屬越州宋改為嵊縣取四山為嵊之義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

紹興府[二]浙[注]見

穆宗長慶四年

發明 嗚呼唐室自此以矣裘甫雖破滅而龐勛乏巢之徒接踵而起唐遂不支儻以懿僖昏淫相繼為以唐之主則裘甫之亂實起於大中末年是時懿僖失德未形禍已若此然則通氣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哉識者自可察之

葬貞陵 質實 一統志云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仲山內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祗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之比慶支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私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戞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賦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暐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轂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容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番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

年福建道名注見德宗貞元七年孫權三國吳大帝也
海島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西陵地名注見齊明帝永
明六年烽燧注見
齊高帝建元四年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謂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
戶固須剪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發明 自德宗好聚斂於是進奉羨餘之弊接踵而興
後嗣繼之日增月益掊斂推剝民不聊生其極
至於盜賊蜂起國
率則前此漁蠹之害出於常賦之外者從可知矣事
有因褒而見貶
者比類是也

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

考異 據上書賊書討此
當書書誅誤作斬

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
盈路昭義將跡跌踣士卒敗顧者斬賊復入刻式曰
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
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

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勇乂驍旅困餒甚式
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愍以為騎卒使
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
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儒卒使乘健
馬以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
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
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
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劉暐謂裘甫曰鄧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王辂等斬之
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鋭軍海口以拒之賊皆
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
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

質 衢婺明台四州名一統志云衢本春秋越西鄙姑蔑之地秦立大末縣屬會稽三國吳以二縣屬東陽郡隋廢太末入金華屬婺州唐始析婺州信安縣置衢州天寶中改信安郡乾元初復為衢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為衢州路 本朝初改龍游縣尋改為衢州府隸浙江道婺注見晉哀帝興寧三年東陽明注見晉孝武大元二年臨海越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石頭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

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脽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土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宜不量力而閒閒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集覽

跌跌跌戮跌溪結反跌徒結反戮渠龜反

初號阿跌亦曰阿跌後訛轉為跌耳自貞觀中內屬

賞賚

昭義軍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辛巳

右捨遺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寘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

發明

德裕輔相武宗有振起威令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竄逐海表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夏侯孜罷以畢誠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柞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反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

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質實 斜封注見玄宗開元八年 藥京建安人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

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畧使李蒙利其闕額同上年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宇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 質實 廣桂容三州名廣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桂注見代宗大曆六年邕州注見代宗元和十五年

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冊禮使

扶悰上言南詔彊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嶲州遂不行 質實 嶲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嶲

書法 不果行矣何以書嘉杜悰也杜悰此請可謂善謀國矣故特書之使前宰能知出此尚有僭踰

冠邊之患哉

壬午

三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蔣伸罷○二月南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襲代之乃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勢甚盛蠻 質實 許滑徐汴荊襄潭鄂八州名許注見漢武帝遂引去後去

泰二年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荊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注同上年襄陽潭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録梵夾又數幸諸寺施捨與無度支部侍即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秦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

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屢奉宗
[集覽]唱經唱謳吟聲
[正]
挑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杜甫大雲寺詩
梵放時出寺注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和演揚故聲
聞于寺外梵夾大藏經云唐貞觀三年玄奘法師往五
印度取經十九年回京師得梵夾六百五十七部始居
洪福寺翻譯後乃造傳浮圖以藏梵本梵音扶泛反許
慎云字出釋書未詳義意韻會注梵西域種號出浮圖
書此云清淨正言寂靜玄祖之道老子之道教也唐高
宗尊老子為聖祖太上玄元皇帝又注見晉成帝咸康
三年老莊[素王]之風孔聖之風化也殼本紀伊尹從湯
言素王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
素王春秋序仲尼脩春秋立素王注王于況反孔子家
語齊太史子餘歎羨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注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四輔]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許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
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營廣挂萬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
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
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

奏稱南蠻遠遁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群蠻
向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
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
[集覽]
[誤]蔡京性貪虐多許今按本作多詐無煩費辭觀其恐
蔡襲立功妄奏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又詐為敕書及
[集覽]多許許與也猶言與人多可邊[正]徼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亭徼
攻討使印募人攻邕
州即多詐之實也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其後
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
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
之費日以萬計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
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譟
而逐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
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
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敕
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
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委式分配

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質實 交海二州名交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郟濠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宿泗三州名宿注見穆宗長慶三年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蔡京伏誅

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户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 質實 炮烙注見漢武帝元之刑注見漢武帝元朔六年珠崖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

南詔率群蠻寇安南蔡襲告急敕發荆湖兵二千桂管兵三千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 質實 桂管注見代宗至名注見宣宗大中十二年安南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交趾城陷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趨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蛮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一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溪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京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質實 侵軼注見晉帝永和二年

書法 於是城陷力戰身集十矢趨監軍船不及遂溺海死非死志也則何以書死之自蔡京請罷戍兵襲作十必死之書以告宰相襲固知有必死之理矣寇至弗去守禦三月力屈不降謂非死節可乎綱目書蔡京伏誅於先書蔡襲死之於後所以重嘉襲也自是歷僖昭訖唐亡天下之亂極矣書死之者蔡襲一人而已安得不深予之

二月朔上歷拜十六陵 考異 上當作帝 質實 十六陵謂高祖獻陵太宗昭陵高宗

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橋陵玄宗泰陵肅宗建陵代宗元陵
德宗崇陵順宗豐陵憲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莊陵文宗
章陵武宗端
陵宣宗貞陵

發明 宗廟之祭國典具存而偏拜諸陵此何禮也懿宗廟鄙若此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失自見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

○三月歸義軍奏克復涼州

質實 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夏

四月畢諴罷為兵部尚書

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玄价叔宗相結故得為相

杜審權罷○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

質實 曹確一河南人

○秋七月朔日食○以宋戎為安南都護

時諸道兵援安南者也聚嶺南饋運勞費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避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從海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顧為名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質實 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書法 以宦官為館驛使元和嘗書之矣常事也此其書何自武宗以來閹豎必戲當時至有楊劉怯儒廢敗舊風之語大中之世尤痛抑之懿宗昏懦復任宦者書曰以吳德應為館驛使所以深病帝也

冬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

初以令狐滈為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琢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甲申

五年春正月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

考異 雲字蛻字下並

滈為質實 興元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華陰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十七年臨晉

令狐綯為其子滈訟冤故貶之

集覽 詹事東宮官名

三月彗星出

彗出於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主大喜慶為聚衆正義曰婁三星魯之分野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之兵起也是名含譽瑞星也主大喜胡氏管見曰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未有以為瑞星者今楊牧曹確為相魯無格君警懼之戒反聽司天諂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與

彗出於婁長三尺

集覽 胡氏管見曰彗即孛也孛言其氣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必矣天官書曰彗星類星而有尾所以除舊布新見則有兵革喪亂之事

書法 於是星長三尺太史奏稱瑞星此其書彗何抑諱倭也故直筆書之

發明 是時寇盜縱橫人民愁苦彗星之出天戒昭昭而反以為瑞宣示中外其誣天罔人若此綱目書之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懼之意也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夏四月以蕭寘同平章事○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

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質實】斥候注見漢武帝興平元年東平

【書法】屬辭比事而賞罰之無章可見矣

【集覽】夜縋而出縋馳偽反左傳僖三十年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注至夜以繩懸城而下也

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為鎮南西道節度使

【質實】鎮南西道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邕州高駢幽州人崇文之孫

辛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官多譽之

【質實】嚴緩魏州冠氏人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

【質實】嚴緩魏州冠氏人

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

時王皡復為禮官伸前議朝廷從之

【書法】書始何譏也郭太后之失所久矣於是乎始得配饗則宣宗之罪也

【發明】懿安之事舉朝無一敢言者獨王皡正色爭之至是復伸前議僅得侑祀故綱目特書其始以志之亦所以著戮逆者之罪也

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

宣官多閩人宣猷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宣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上

【質實】閩州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寒食注見代宗太曆五年

三月蕭寘卒○夏四月以高璩同平章事○六月高璩卒

以徐商同平章事○冬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七年春三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械繫之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召至京師厚賜而遣之 集覽 驃信已應天順人 驃毘召反南蠻傳曰驃信夷語君也已應天順人者謂我君已即帝位矣酋龍先於宣宗時僭稱皇帝今故云然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伊川傳曰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 質實 西川節度 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質實 成德節度 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薨

夏五月葬孝明皇后

葬於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質實 景陵憲宗之墓注見元和十五年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

軍中立其子

全皡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初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獲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獲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宗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魯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以奪其表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

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駙校尉部尚書復鎮安南駙至海門而還晏攜閩儒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駙至復督厲將士攻破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南定峯州未詳沿革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靡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冬十月楊收罷

楊玄珍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珍怒出之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吐君長名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集覽

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琢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駢為節度使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而力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其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彊至于憲宗隋安南圖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因以亾矣蠻夷非能亾中國也而中國之亾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集覽

徐方之餘本是徐戎之緒餘也春秋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就國時淮夷並與是也詩常武篇震驚徐方文公傳曰徐方蓋淮北之夷也

十二月黠戛斯遣使入貢

質實

黠戛斯西戎國名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堅昆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亟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覽 王府率率與帥通音所類及王府之率掌兵伏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

質 亟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

民訴旱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掠其家貲久之乃定

質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書法 上元以來書牙將逐其上矣未有後卒逐其上者也卒逐其上者也於是而書民逐其上矣書民逐其刺史而唐之紀綱大壞矣

以于琮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一

起戊子唐懿宗咸通九年盡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凡十六年有奇

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

考異 提要邊下有軍字

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也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為理所詔以師望充節度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集覽 嶲州注見高祖武德七年邛州古邛都國韋昭曰今邛州在戎州西南括地志云漢置邛都縣後置越巂郡唐置邛州

質實 邛州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依政縣尋移治臨邛縣天寶間改為臨邛郡乾元初復為邛州宋因之元初於此立安撫司後以臨邛依政二縣併入州本朝改州直隸四川道

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

四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兵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八月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勛等謀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耳若至徐州必並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千人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之押牙李相曰徐卒擅歸孰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潘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縱之度淮為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喻以敕意道路相望勛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恩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宥敕下本軍至則臧旗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遂於遞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曰戍兵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徃無不捷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戒以毋傷敕使仍命宿泗州出兵邀之密至任山頓兵不進恩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擊之賊詗知之夜遁官軍引退賊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勛自稱兵馬留後官軍至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船以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明旦官軍乃覺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陳隄外伏舟中夾攻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得還者賊知彭城無備還趣彭城彥曾始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戡等即日城中頗從者萬餘人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日欲一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

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
周重者每以才畧自負為勛草表畧曰臣之軍乃漢室
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刑賞失中遂至迫逐陛下奪其
節制剪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横無數臣見利不失遇時
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刃曳戟詣闕非遲勛
追其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也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
縣鎮悉繕完戍守遠近羣盜皆倍道歸之行及引兵至
渦口濠州刺史盧望回開門迎之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
以待賊李圓至攻之不克勑之亟攻之丕亦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
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洽有舊聞勛作亂詣泗州勸慆
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
與將士共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
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時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
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
利賊遂破魚臺等縣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
晏摧戴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
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勛
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
救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
彊不敢進辛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攻

益急讜復往說厚本乃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
如此何暇救人讜挾劒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乃回
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
人與之讜帥以進擊賊賊敗走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
數千助逋劉行及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十二月陷都
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絶承訓軍新興兵纔萬人以衆寡
不敵退屯宋州勛乃分遣其將南冤舒龐北浸沂海破
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冤和
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絶糧盡讜夜
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戍水寨而出明旦
賊以五千人追之讜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
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
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戰可師將兵三萬
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縱
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
路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賈益自驕
日事遊宴既而諸道兵大集矜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
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由是境
內之民不聊生矣晏權兵數退保朝圻以曹翔代之讜
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讜募敢死士

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胡氏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撤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救言事者咸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故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有多歧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後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

集覽

桂州 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 信其吉反 遞大計反驛遞也 所以傳命 符離漢地志沛郡符離屬徐州故漢竹邑城也今屬宿州 符離屬徐州 沭音述水出青州今海州沭陽縣 陽沭陽縣 注見五代周世宗顯德三年 烏江注見秦二世二年居鄛 退 劒猶言敗 居鄛縣 注見秦二世二年 攜攜離也一曰貳心也 多歧猶言多方也歧又路也或作岐 歧亡羊 多歧亡羊 表公弁 今按公弁只當取冠弁之義音卞惟詩小弁音盤古註樂也韻書與般樂怠敖之般同未必

正誤

取以命名 質實 高郵漢之縣名屬廣陵國晉屬臨淮郡宋屬廣陵郡隋屬江都郡唐屬揚州宋開寶中以縣置高郵軍縣屬揚州元祐初省入本朝初改為州以縣省入屬揚州府 符離秦之縣名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屬沛國北齊屬淮南郡唐因之宋於縣置保靜軍元省入宿州 本朝因之屬淮南道天寶初改為同安郡乾元初復為舒州五代時屬揚吳後屬南唐宋初仍為舒州元改為安慶路本朝改為安慶府直隸京師廬隋之州名治合肥縣大業初改廬江郡唐初為廬州天寶初復為廬江縣乾元初復為廬州宋因之屬淮南西路後改為本路安撫司治所元改為廬州路 本朝初改為廬州府 沭陽後周之縣名隋屬海州唐初屬徐州尋屬濟寧府後名在鳳陽府盱眙縣東南五十里都梁城在鳳陽府盱眙縣北三十里舊都梁宮于此有故城存焉 舒唐之州名屬淮南道天寶初改為同安郡乾元初復為舒州五代時屬楊吳後屬南唐宋初仍為舒州元改為安慶路本朝改為安慶府直隸京師廬隋之州名治合肥縣 浦名在鳳陽府盱眙縣北三十里舊山下隋煬帝常建都梁宮于此有故城存焉 舒唐之州名屬淮南道天寶初改為同安郡乾元初復為舒州五代時屬楊吳後屬南唐宋初仍為舒州元改為安慶路本朝改為安慶府直隸京師廬隋之州名治合肥縣 大業初改廬江郡唐初為廬州天寶初復為廬江縣乾元初復為廬州宋因之屬淮南西路後改為本路安撫司治所元改為廬州路 本朝初改為廬州府 沭陽後周之縣名隋屬海州唐初屬徐州尋屬濟寧府後

南渡沒于金尋復歸宋屬海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淮安府滁州隋初於所置治全滁縣因滁水而名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滁州天寶初改為永陽郡乾元初復為滁州宋因之屬淮南東路元初改為滁州路後復為州隸揚州路本朝因之直隸京師

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隘户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考異 同上漏以字

二月流楊收於驩州尋賜死

質實 驩州一統志云在外夷安南國境內屬又安府未詳沿革

初尚書右丞裴坦子聚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餚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

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質實 鹿塘寨名按一統志在開封府襄城縣五十里

康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白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縱騎踩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溺死者不可移避沙陀縱騎踩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溺死者不可勝記自鹿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襄城注見周赧王十五年弗殊殊絶也

集覽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月數十合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周

奔宿州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曰挑子地要兵精銳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曾庭皓等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佶等推勛為天冊將軍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勛夜至豐擊魏博軍敗之諸將宵潰勛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質實　豐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沛縣

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圍解

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舉將精兵二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質實　泗州一統志云後周所置治宿預縣隋改為下邳郡唐仍為泗州天寶初改臨淮郡乾元初復為泗州五代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以附郭臨淮縣省入改屬鳳陽府

山在鳳陽府盱眙縣西南與都梁山相連枕當淮水之險峻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蒉

蒉以嗇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蒉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扶之民怒逐之蒉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集覽　溺飲之　漢書溲溺師古注溺讀曰尿小便也飲去聲以飲飲之非自飲也

書法　書懷逐刺史矣不書作亂也於是書作亂逐觀察使而風俗之敗壞甚矣然則為其上者無貶乎為民父母而至於見逐不待貶而自見矣

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

降引兵進平徐州

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成兵多相帥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救助者皆歸之至數千人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將朱玫亦以蘄沛降於曹翔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普成遽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表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嘗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守將而降

質實 因之唐屬宿州五代梁廢之故址在鳳陽府宿州城西南九十里 臨渙 一統志云梁之縣名屬譙郡隋後陞為滕郡唐復為滕縣屬徐州宋因之金陞滕陽軍大定中改滕州及置滕縣元因之屬益都路 本朝初州廢以縣屬兗州府 平安火 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書法 於是康承訓攻宿州則局為不書歸功玄稔也其歸功玄稔脇從於賊心常憂憤至是不唯以宿州降又趨徐州攻下之則玄稔之功大矣故自是承訓敗龐勛勛死不書而功賞以玄稔為首

冬十月馬舉克濠州

質實 濠州一統志云隋初所置治鍾離縣大業初改為鍾離郡唐初復為鍾離郡貞元中復為濠州五代梁初復為濠州元初陞為濠州路

後改為臨豫府安豐路
朝改為鳳陽府直隸京師　本○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
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為亳州刺史 質實
義成 統志云唐之軍名治滑州光啓初改為宣義軍
宋初仍改為武成軍後復為滑州金初隸開封府後隸
大名府元仍舊 本朝初
改為滑縣仍屬大名府
讜在泗州犯闕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
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社牾不能成也

書法 譏非名也綱目賜姓名三皆譏也○自至德未復改太
綱目書賜姓名不悉書甚美書甚惡書終
守為刺史至是書以為刺史者五十六惟李勉張萬
福劉擁傅良獨李忝李行言李君奭于延陵辛讜為
賞功曹王皐李宗閔為量進李納田融烏重胤王弁
張元益不得已授之齊總以賄柳泌以左道其餘皆
貶出者自是以至唐亡書以為刺史者十
有四多武將也以貶出為之者又寡矣

流陳蟠叟於愛州 質實 愛州一統志云在外夷安南國境內屬清化府未詳沿革姑缺之以俟知者補之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至德 一統志云唐之縣名改屬池州五代時楊吳改曰建德縣宋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池州府 質實 屬饒州府因年號為名後

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

初南詔遣使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師望貪殘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詔以實滂代之貪殘尤甚蠻寇未至而定邊已困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陷犍為及嘉州實滂自將拒之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來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渡諸將勒兵出戰滂單騎宵遁蠻遂陷黎雅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集覽 謝釋董成之囚七年成都節度使李福囚之劉

十一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貶康承訓爲恩州司馬

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之

治恩平縣宋改爲南恩州徙治陽江縣元改爲南恩路尋復爲州　本朝廢入陽江縣屬肇慶府

逗撓　注見漢武帝元光二年

發明　敗賊將於鹿塘進平徐泗皆承訓之功也朝廷賞罰無章天下解體君子此所以深歎也

質實　恩州　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方以之帥河東而宰相又誣而貶之亂亡之世見矣

二月南詔進攻成都

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鈞與前澧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備選將校分職事造器備嚴警邏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喻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於是使之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陷雙流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兵已至漢州會寶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未易遽前諸將皆疑不進二月蠻合擊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鉤縻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嚙求奮時支詳遣使與蠻約和蠻遣使迎詳詳謂蠻使曰受詔詰定邊約和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以和使不至復攻城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以蠻無甲弩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實滂康州司户以頗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蠻分兵拒之乃爲所敗會將軍宋威繼至又敗蠻軍遂進軍距成都二十里

三月曹確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

書法 保衡自右拾遺歲餘入相則同昌之寵也後三年而賜死暴長天祈信哉

○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 質實 光州一統志云梁末弋陽郡唐復為光州宋附光山軍節度後改弋陽郡後復為光州徙治定城天寶初改為晉康郡乾元初復改弋陽郡後為省定城縣入焉本朝初屬鳳陽府後改屬汝寧府

書法 於是三年上唐之紀綱掃地矣

發明 八年七月書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十年六月書觀察使崔羣至是又書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以部民而逐主將此天下之惡也然是時貪官虐吏肆為不道民皆有疾視其上之心末流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許於朝廷實諸典刑豈得群聚噇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俗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蠻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復急攻會威軍至城下與戰遂夜遁去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威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慶復陳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銮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若之 集覽 定邊軍號也謂見德宗建中四年植鹿角植樹立也以連枝木環營樹之如鹿角然故名鹿角砦堂帖唐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時因功補官者皆無告身俱受政事堂文帖沈括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予曾見唐人本朝改路為州以端溪縣省入仍屬肇慶府

堂帖宰相簽押如今之堂劄子也家塾廣記曰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簽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所置治端溪縣天寶初改為晉康郡乾元初復改康州尋復置康州紹興初陞為德慶府又置永慶軍節度元改置德慶路隸廣西道後還隸廣東道

 質實 康州按一統志唐初

必至於此有如湯堪等欲令負冤者訴於朝廷不得
群聚擅自斥逐所言未為不當殊不知當時主德方
昏必無伸雪之理黨非作亂逐之則有相聚為盜而
已綱目一書再書所以見民罹暴虐無所赴愬之弊
君此居人上者可不察哉

六月復置徐州觀察使統三州

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群盜上令百官議處置之宜
太子少傅李勝等曰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
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
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
相濟更成坡徧惟泗州鄰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
庶為兩便請復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

秋八月同昌公主卒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
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
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
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柰何以達理

知命之君泯肆暴不明之謗上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

集覽

差跌差
舍何反

書法

公主卒不書貞觀書平陽以功也此其書何譏溺愛也於是公主病薨上痛悼不已貶一宰相一京尹殺醫官二十餘人繫獄者三百餘人遷怒甚矣故特書譏之終綱目卒公主二平陽同昌而平陽特書薨

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

推大將韓君雄為留後

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州司馬

劉瞻罷為荊南節度使溫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

嚴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嚴素與贍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

【質實】振州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寧遠縣天寶初改為延德郡又改寧遠郡乾元初復為振州宋改崖州熙寧中改朱崖軍紹興中軍廢尋復改吉陽軍元因之本朝初復為崖州尋以寧遠縣省入改蜀瓊州府

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復以徐州為感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質實】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

服玩每物皆百一十與錦綉珠玉輝燭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絡八百匹為地衣舞罽珠璣覆地

【書法】公主葬不書雖書費也方是時州鎮以無財致亂刺史以旱災被逐者往往而是懿宗溺愛一女其嫁資其葬送率百於膳所費大矣綱目詳書之而葬書謚終綱目譏溺愛故自適韋氏及是凡三葬一而已書公主謚一而已

【發明】他公主未有書其卒葬而此書之者所以見恩數之隆也是時盜賊編天下而懿宗所為若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乇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乇礫相餞能曰鄉來宰相出府司無例餞人防衛巖甚慙

五月上幸安國寺

【考異】上當作帝

賜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書法】自代宗書幸章敬寺於是再書其書之何譏自捨身講經外書幸寺三

冬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薨

從提要

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薨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夏四月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

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喪張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素為留後

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國子司業詣閤門告郭淑妃弟陰事上怒杖殺之閤門使胡氏曰懿宗德刑人能議之殷亦坐受賕奪紫配陵

裕出位而言非所宜得無罪乎

集覽

奪紫配陵

配流刑隸也褫奪其紫衣而罰令配役於山陵也

貶于琮為韶州刺史

于琮為韋保衡所諧貶官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徽為郎官徽不及回鶻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琮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為羌胡所據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露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集

覽 膜拜胡人禮拜稱南膜故曰膜拜天子傳曰膜拜而受泚長跪拜也

書法 此憲宗貽謀之故也懿宗以一公主故幸安國寺則詼斋萬人迎佛骨則膜拜流涕至謂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哉綱目皆未幾而禍及則凶穢之應也

發明 懿宗昏荒不道獨有崇信釋氏乃曲盡其誠使其移此志於祖宗基業則安有亂亡之禍哉綱目上書迎佛骨四月至京師下書七月帝崩則人君奉佛之效彰彰明矣可不鑒諸

六月王鐸罷

時韋保衡挾恩弄權鐸薄其為人保衡譖而逐之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国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僖宗 胡氏曰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盍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脩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賛私立少若歩淵氷求済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禄了不預知至使僖宗踰越四兄蠭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鄴隱保衡之謂邪

書法 賀善賛曰懿宗即位十四年自書禁科率外他無一善可紀者綱目所書非崇奉異端則溺愛一女而已是以内盗迭興南詔再亂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壞矣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

賀賓 賀州注見漢成帝緩和二年賀縣

書法 保衡自為相以來書貶罷者七劉瞻溫璋路巖于琮再貶李璋王鐸皆保衡所逐也私作威福

多矣欲不賜死得乎

發明 殷先哲王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唐室之末其君既荒縱失德其臣亦皆姦貪庸鄙罕有能全其終者如楊收韋保衡路巖之類是也君子即綱目之所書驗唐室之顛末則知古人之言豈欺我哉噫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十一月貶路巖爲新州刺史

實實 新州注見中宗神龍二年

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於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突坐貶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抵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賒貸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撞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百姓也朝廷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集覽 所由猶言所屬官司也

發明 上書關東河南大水此書關東旱饑文無賑詞然徐而考之賑卹救荒之政漠然無有則其克謹天戒勤恤民隱之意果如何哉夫衰亂之世本無足責然亦可驗民愁盜起之因明年大蝗蔽日所過赤地乃反以不食稼而稱賀君蔽臣諛如此尚可與之有言哉

賜路巖死

巖之爲相也容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狀三十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之榻也邊咸郭籌皆伏誅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爲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質實 楊收一統志云馮翊人早孤母授之經遂善屬文舉神童唐懿宗時爲學士承旨累遷尚書右僕射爨名曰林之狹而長者

二月簒簡陵質實簡陵拔一統志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四十里縈金山○趙隱罷

○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薨考異

提要薨作卒據凡例當從提要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附於韋路共短之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為鄴鴆之也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論其罪惡而顯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測與立乎巖墻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集覽百戲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費禕待郭循費禕三國時蜀人也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遂為循手刃所害事見漢後主延熙十六年郭尚父見魚朝恩德宗號郭子儀曰尚父初魚朝恩嘗短子儀於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而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歟事見德宗

建中四年

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十一月群臣上尊號○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卒

允中韓雄勝名也薨子簡為留後

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崍關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岔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復冦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軍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備驛信遺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令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集覽邛崍關邛渠容反崍郎才

及邛峽水經作來開路記作萊漢王陽為蓋州刺史行部至邛峽九折之坂即此案今黎州即漢沈黎郡也邛峽開距州尚有七十里又邛笮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質實】大渡河按一統志在四川行都指揮使司越巂衛北源出吐番下流與叙州府馬湖江合凡番夷往來必渡此水故名西南煙瘴惟此與金沙江為甚邛峽關在雅州榮經縣西八十里今名大關隋大業中置關於此以據番夷要害

遣使冊回鶻可汗

回鶻屢求冊命遣冊立使御宗喜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敗逃遁不知所之宗喜乃還

【集覽】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質實】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多攻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集覽】蜂起言盜

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駢至劒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柰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尚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邛峽開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失守斬之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以為如此則

繼益驕恣數其罪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詔高駢使録報之從之

言南楚問謂之突言如豬之突出

以田令孜爲中尉

考異 以字下有宦者二字

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上與內園小兒仰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胡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又何責焉

考證 當加宦者於田令孜之上上之爲普

集覽 豬突豨音希豬也方

書法 於是政令一委令孜呼爲阿父故特書之獻替有張父趙毋僭有阿父臨亂之君如一轍矣

夏四月西川軍亂討平之

初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蠻兵高駢至悉罷之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名廩給乃肯還營駢使人夜圍其家悉殺之死者數千人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常州

浙西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劫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汉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

十年

毘陵

質實 蘇常二州名蘇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常注見隋煬帝大業

五月蕭倣卒○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王仙芝陷濮曹州宼句人黃巢聚衆應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宼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能涉書傳屢

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賊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氏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李世政出閽戶不惟賦斂割剥復敗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秋七月大蝗

[集覽]宪句漢地志濟陰郡宛句一統志云漢之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書法]入唐以來四年再書山東此其不書地者開元三年是蝗飛蔽日故書大蝗再未有不書地者何天下之辭也於矣書所以著亂文帝後元六年是無書大蝗今曹州是宛或作宛並[質實]宛句一作劬並音權俱反

冬十月貶董禹爲郴州司馬

左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檛[質實]邠寧軍名注見肅宗乾元二年

十二月以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府都將張思泰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擅誅[書法]書詔宣慰之何悲不綱也軍亂可爾它日殺康[書法]得主遣使宣慰則綱目不復書而唐之不可爲

三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發明 李唐之末軍兵恣橫上之人待之若驕子卒以此亡其國網目書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而分注載其無得窮詰之說於下則當時威令從可知矣兵禍果何時而已乎

書法 特筆也其特筆何譏也於是民窮無告所至盜起人淨歸之豈無備之患哉唐之君臣不能反思致盜之原而所以備盜者又止於此書深譏之是故隋書詔村鄉村各置一年此書令鄉村各置乃刀鼓板皆築城大業十年乃置弓刀鼓板以備之殆與兒戲亡隋書詔村鄉村各置皆譏之也

發明 盜賊起於饑窮皆原於姦肆虐之故耳今不求其本乃令置弓刀鼓板以備之殆與兒戲亡異泥是時大盜橫行震蕩飄忽所至屠戮又豈弓刀鼓板之所能禦書之足以貽千古之笑也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考異 提要罷○夏五作卒

用以李可舉爲盧龍節度使 集覽 盧龍軍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可舉父茂勳逐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致仕請以軍授可舉

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湧出

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質實 雄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承天堡尋廢之故城在寧夏衛靈州城西南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 考異 擊當作討據下書崔安潛討王仙芝不書擊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 質實 忠武軍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

○九月朔日食○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攻鄭州冬十月攻唐鄧 質實 汝州注見僖宗廣明二年陽武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鄭州注

見僖宗廣明元年唐鄧二州名唐注見梁武帝永明五年鄧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高駢築成都羅城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瘠惡以甕甕之取土皆剗丘堙平之無得為坎塉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朴撻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陽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詐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驚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庀徒賦役庀普弭反具也徒謂徒隸賦役信用其言集覽科取也役謂工作以甕甕之取土甕簡反井甕也故因為甕甕而取土丘堙歷反塲也甕側救反井甕也詩詁云與凸同土之高也謂蝘封丘之高也堙徒結反詩東山篇鸛鳴于堙毛云堙蟻家也詩詁云與凸同土之高也堙徒賦役猶垤耳埤屠計反見漢桓帝延熹九年正誤庀徒賦役今按此謂具集徒衆令興工役也賦猶左傳屬役賦文國語社而賦事之賦蜀土瘠惡以甕甕之取土皆剗丘堙平之令按集覽蓋以取土為句非也易非甕註甕結繩也馬融云為屯累下達土也高駢因蜀土麤惡故既以土築城復以磚甕砌而累之其取土皆剗平丘堙之土不掘地成坎也以甕甕之四字一句取土屬下句

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秦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廋庾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魯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仍陰陷仙芝傷首其衆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巢君長

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書法 凡封拜書不受嘉讓也此其書不受何不蒲也書不受十九不拜三讓還一自是以後三書不受王仙芝梁王全忠閔主昶皆讓者也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

質實 明台州按一統志明州唐之所置治鄞縣天寶初改爲明州屬江南道五代時錢氏於此置望海軍宋初改奉國軍屬浙東路紹興初置沿海制置司於此紹熙中陞爲慶元府元至元中改置慶元路本朝初改爲明州府後改爲寧波府隸浙江道台州唐之所置治臨海縣因天台山爲名天寶初改臨海郡乾元初復爲台州至德初移治始豐陞德化軍宋仍爲台州屬浙東路元改爲台州路本朝初改爲武昌府○黃巢陷鄆州○南詔酋龍卒子法立

質實 鄂州按一統志鄂州天寶初改爲鄂州唐避改武清軍南唐復爲武昌軍宋以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中改武昌路本朝改爲武昌府○黃巢陷鄆州○南詔酋龍卒子法立

請和許之

考異 卒當作死櫬前異年尋尋閱勸皆書死

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卒謚景莊皇帝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瘠息肩詔許之但留荊南宣歙數軍餘戍六七

閏月王郢衆降郢走明州敗死

王郢橫行浙西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船粟帛稱是郢收餘衆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

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朔日食○賊帥柳彥璋掠江西○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賊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賈 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鹽州軍亂逐刺史

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司户 考異 象上漏爲字

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爲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考異 斬當作誅

黃巢陷濮州○江州刺史劉秉仁斬柳彥璋 考異 斬當作誅

戊戌

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賊出迎降秉仁斬之而收其衆

五年春正月王仙芝之兗荊南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温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温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汝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汝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集覽 汝陀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朱邪 賈 賈 荊門一統志云唐之縣名治編縣五代時亦爲荊門軍治當陽縣尋省宋復置軍徙治長林縣端平間又徙治當陽縣元陞爲府移治古城尋降爲荊門州 本朝因之以長林縣省入改屬荊州府 山南東道節度使見齊和帝中興二年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申州注見太清二年義陽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傲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

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冤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勍冤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宜正軍法早行罷黜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東兵起漢有中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械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柰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集覽 傲擾傲始擾亂也書徵征蒲傲擾天紀枝梧注見秦二世三年狼籍蘇鶚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

見秦王政三年雲中郡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潛詣

立辭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率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爲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悋

集覽 大同古雲中郡也漢爲鴈門郡平城縣今置大同府東南至燕京八百里又豐州地亦有大同川即大同鎮也雲中注見

考異 斬當作誅

質實 黃梅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斬之

秦王政三年蔚州注見玄宗開元十年

質實 大同軍注

一統志云隋初縣名屬蜀蔚州唐初以縣置南晉州尋廢州仍屬蔚州宋嘉熙間僑治中洲元復舊治本朝因之

改屬黃州府

○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 質實 亳州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郡 沂濮 二州名沂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濮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 宋汴 二州名宋注見漢景帝三年睢陽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郡

王仙芝餘黨陷洪州○黃巢陷虔吉饒信等州 集覽 虔注見梁 太祖禎明十四年 吉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饒注見太宗貞觀二年 質實 信 按一統志唐縣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揚吳南唐繼有之宋以信州隸江南東路元初改置信州路隸浙江行省 本朝改爲廣信府隸江西布政司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餘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及岢嵐軍 集覽 岢嵐軍 燕京西北一千六百八十里有岢嵐山高二千餘尺與雪山相接後魏末置嵐州岢嵐軍 質實 寧武一統志云唐之隸焉今屬太原路岢嵐州有口我及嵐力舍及 質實 岢嵐軍名治鄔陽縣五代晉省之故址在大同府朔州南一百二十里南連靜樂縣分水嶺 岢嵐軍 注見周赧王八年樓煩郡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考異 提要從作旅據分注當從提要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集覽 空名告身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

書法 秦初令民納粟拜爵自上賜下之辭戊午年未以買書也至漢武帝始書買元朔六年買者自下求上之辭猶未書賣也至桓帝始書賣延熹四年賣者自上求下之辭也然賣之在我買之在人非強抑之也於強貸給以空名告身國莫急於此矣官莫輕於此矣故書

南詔請和親

南詔請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囉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

集覽 咕囉

注見敬宗寶曆二年

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腎隳

集覽 袂腎

袂腎覩之也音覩縣反

覩陞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詒何以儀刑四方遂皆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

時宰相有好施者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襜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集覽 豆盧瑑 瑑音篆豆盧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沆 下黨反

襜褕與藍縷通縷一作褸左傳宣十二年華路藍縷

注華路柴車藍縷敝衣史記楚世家華路藍蔞蔽衣而無緣者謂之襜褕徐曰襜猶藍蔞然也韻會載方言短衣以布

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蔽

濫也濫薄也衣無緣故濫薄

六月以曹翔爲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實滂發士團千人戍代州土團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滂遣虞候鄧虔往慰諭之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朝廷以滂爲不才遣曹翔代之翔至誅亂者引兵救忻州爲汾陀所敗乃還晉陽閉門守城尋薨

以高駢爲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

集覽 天平 質實 鎮海軍名

注見德宗興元元年

軍名注見昭宗光化元年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棄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李尉罷以鄭從讜同平章事○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

十三年

潞州

書法 沙陀何李國昌也曷爲不書姓名 拒命也故狄之自是則書沙陀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郝王五

○十二月黃巢陷福州○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

集覽 鏐力求反石鏡注見中和元年

質實 臨安晉之縣名屬吳興郡隋省入於潛縣後復置臨安縣屬杭州五代梁改安國縣又置順化軍尋廢軍復爲臨安縣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杭州府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

異 擊當作討

○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

初辛讜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旣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息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猶未肯奉表稱貢

集覽 六詔注見文宗太和三年南詔

授以木夾 本作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木夾之義未詳

正誤 木夾今按桂海虞衡志交阯凡與廣西帥司及邕州通信問訊用二黑漆板夾擊文書刻字於上謂之木夾帥司邊州報

其文書亦用木夾　質實　善鬧府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國

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夏四月朔日食○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群盜爲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爲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世將奏用之胡氏曰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不能已亂祗以滋之無已則力爲上言宦官擅政紀綱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若其開悟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殫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奉身而退之爲愈也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攻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詔曰予代受國恩親戚蒲朝睆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潮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胡氏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勝之道耳爲宰相而不從則亦崔沆豆盧瑑昧於制專歸罪於北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銳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憊不復能振矣　集覽　率府率讀曰帥率府之率也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政令　質實　循潮二州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潮州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大庾嶺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梅嶺

冬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

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

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劉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將詣陳許諸州募驍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人由是浸彊

黃巢陷潭州

黃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作亂

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後數日賊乃至

書法 盜賊未有書逼者逼者何未至城池而帥衆以趣襄陽故書走賊辭也鐸以宰相出爲都統而望風先走可耻之甚也故深賤之繼書劉漢宏作亂敵其罪於走者矣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胡氏曰夫食人之祿則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避追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火不如意則生快快心此臧獲下陳之見爾若巨容盡力珍賊恩榮立至爲唐勳臣顧不賢於養賊自封之醜邪一念不善縱賊梃禍他日無辜斃於奄尹之手非不幸矣

注見高祖武德三年臧獲注見德宗建中四年下陳注見中宗嗣聖元年挺禍挺音鐸引也奄尹注見漢靈帝

光和
元年

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爲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傳圭貪虐遣教練使張彥球將兵追沙陀至百井軍變還殺傳圭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書法　天平軍亂書詔本軍宣慰之病唐也於是遣使宣慰曰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則其不書宣慰何畧之也昌爲畧之紀綱掃地以是爲不足復病也

隽　州平定縣有東百井鎮平定竝在河東路　百井　太原府陽曲縣有西百井鎮

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蔣閎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馳驟擊毬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擧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書法　蔣閎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馳驟擊毬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擧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隽　注見漢武帝元狩三年　蹴鞠鬬雞　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雞鞠駁放　疏駁而放逐也

正誤　駁放一今按放謂不收取而黜之

發明　遺補之官職在言責是時寇盜充斥國祚危如累卵禧宗儻能因昌業之諫曜然悔悟改絃易轍用賢去佞脩飭政事猶或庶幾今乃怒而殺之則亡國之證成矣尚可得而救歟吁

改楊子院爲發運使實實

楊子院　注見宣宗元年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胡商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二月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田令孜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不得王是令孜見関東群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勗鎮興元

以鄭從讜爲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崇魯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讜貌温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彦球有方畧本心非欲爲亂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彦球委以兵柄彦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爲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琮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沮

夏四月以李琢爲蔚朔節度使○以李順融爲樞密使

諸道兵討之○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書法

爲樞密使多矣未有書者書順融何始降白麻也

實文塲之爲中尉也嘗請降麻德宗不許至是降麻遂與宰相等

唐欲不亡得乎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

集覽

睦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之州名治吳寧縣大業初改爲東陽郡唐初復置天寶初仍爲婺州五代晉時爲武勝軍宋初仍爲婺州路本朝改爲金華府隸浙江路元置

黃巢屯信州遇疾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

質實

婺一統志云隋

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兩州

青城妖人作亂討平之

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人皆驚莫知為誰青城有妖人詐稱陳儐射止逆旅索馬甚急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誅之

青城一統志云南齊縣名屬汶山郡後周改曰青城唐初復為青城來因之元廢入灌縣屬成都府故城在灌縣西南十里

逆旅即客舍也漢謂屬客舍為郤第近世為逆旅之稱

書法　於是妖人詐稱陳儐射尋執誅之此其書亂書討平何譏也西川大鎮而徇令孜之請使賤如敬瑄者以擊毬賭得之報至西人莫有知其為譎者此所以來詐冒之姦也非早辨其姦索馬之後事有不可測者矣故書亂書平之

朔州降

朔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三年新興郡

李琛將兵萬人屯代州與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官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降於琛開門迎官軍

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覽

連注見晉愍帝永嘉四年鐵弗

苗巢陷宣州（劉漢宏掠申州

申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〇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琢曰蠻數犯邊无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慊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

秋七月苗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集覽 天長縣名宋屬招信軍今改招信為臨淮府六合古楚之棠邑也後唐於此置雄州周仍為六合縣宋屬真州元因之

本朝初改屬揚州府後改屬應天府

書法 黃巢自采石渡江而南矣不書此其在專功散遣諸道之卒既而忽兵取敗賊愈猖獗渡江渡淮知入無人之境而不敢詰則一私之流弊大矣綱目渡江書渡淮書所以深罪之也

劉漢宏降（一）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李克用引兵擊高文集李可舉遣兵邀之於襲兒嶺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李琢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徼置馬鞭木葉或縣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伶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集覽 達靼北狄國名本靺鞨之餘種居奚契丹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其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達靼當劉昺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質實 達靼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突厥

書法　國昌父子前狄之書沙陀矣此其姓名之何二故姓名之達靼見綱目始此

黃巢渡淮

黃巢之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澈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澈水行未達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能殺之於是澈水之兵皆散黃巢遂襲衆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集覽澈水注見德宗貞元十五年忠武一軍之名號

冬十月黃巢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群盜陷灃州

群盜陷灃州殺刺史李詢及判官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詢辟之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質實灃州一統志云隋初所置治灃陽縣大業中改爲澧陽郡唐初復爲灃州蜀山南道天寶初改澧陽郡乾元初復爲灃州路本朝初改路爲州隸岳州府

十一月河中虞侯王重榮作亂詔以爲留後○黃巢陷東都

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初黃巢將渡淮亟盧琢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亟盧琢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琢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今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黃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秦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

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集覽]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汝鄭本

汝本漢河南郡之梁縣唐置汝州鄭屬秦三川郡魏置北豫州隋改鄭州

[質實]汝一統志云隋初州名治梁縣以汝水爲名尋改襄城郡治承休縣唐復爲汝州改承休爲梁縣天寶初改州爲臨汝郡乾元初復爲汝州五代因之宋置陸海軍節度金廢軍州縣仍舊元屬南陽府本朝以梁縣省入仍屬南陽府鄭後周州名治管城縣隋初因之後改爲滎陽郡唐初於武牢置鄭州貞觀中移治管城縣天寶初改爲滎陽郡乾元初復爲鄭州宋置奉寧軍金改爲鄭州元因之本朝以管城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發明]粵自仙芝唱亂黃巢聚衆應之至是五六年間日益猖獗求之唐人制禦自高駢遣將及劉巨容一捷之外他未之聞其間攻陷州郡幾半天下至是渡淮渡江如入無人之境未幾遂陷東都汙辱宮闕當時強藩巨鎮不聞有勤王之師謀臣猛將不聞有破賊之功徒聞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庭垂泣內

臣唱幸蜀之計而已夫以大盜橫行如此而唐之君臣了無一策雖欲不亡何可得哉綱目一書再書至於不勝其書其亦爲唐人深嘆也夫其亦爲後人深戒也夫

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秦宗權爲蔡州刺史

初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蒸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帥忠武即以爲刺史[質實]忠武軍名注見秦二世三年[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

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阬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

集覽 稟賜注見德宗貞元十四年河華河本西府華本漢鄭縣後魏置東雍州西魏改華州今隸京兆府關左禁阬潼關之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阬

正誤 病坊今按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廩之肅宗至德二載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如今之養濟院

質實 河州名按一統志苻秦所置隋改爲抱罕郡唐復爲河州天寶初改爲安鄉郡後陷于吐蕃宋收復置抱罕縣尋省爲寧河寨後陞爲縣屬奉鳳路金復置河州屬熙河路元爲河州路屬吐番宣慰司都元帥府河州衛後改爲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道本朝初置河州衛後改爲改爲華山郡唐復爲華州垂拱初改太州天寶初改華陰郡後復爲華州乾寧中陞興德府又爲鎮國軍五代梁改威化軍唐復爲鎮國軍宋改鎮潼軍金改金安軍元復爲華州後以鄭縣省入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發明 是年之春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則是朝廷既以討賊之任也既而駢傳檄天下威望大振則是駢有珍賊之勢也夫何睦婁之陷信其僞降必欲專有其功遂至散遣諸道兵衆墮賊計中使駢尚能悔悟勉厲舊發猶或庶幾今乃縱賊渡江罷無牽制邀擊之謀迄使兩京覆沒乘輿播越是果誰之罪哉綱目書以駢爲都統於前書巢入潼關於後則駢誤國殄民之罪爲何如哉他時舉族屠戮蓋天誅之爾非不幸也

書法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巢爲天平節度使非禮甚矣猶曰未渡淮耳今既入關始復出此亦何及哉屬辭比事而時和之庸謬可知矣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爲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爲相攜仰藥死胡氏曰元稹盧攜初

年秦既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免於北司義理不勝私欲爲主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監矣而交結匪人醜於爵祿者猶不爲戒也

集覽 仰藥注見德宗建中四年終自免於北司免音每汚也北司謂宦寺也

綱竈論語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注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正誤 媚竈今按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正指閹宦近臣集覽以喻執政誤矣

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考異 興元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郡

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旣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范氏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爲史而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乎○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容邏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

集覽 比父母一本比作皆刊誤駱谷注見漢後主延

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集覽 比父母一本比作皆刊誤駱谷注見漢後主延

熙七年傅野一統志云東漢縣名屬中山國晉屬高陽國後魏改爲博野縣齊以蠡吾省入隋屬高陽郡唐初屬蒲州後改屬不一五代屬定州宋屬寧邊軍元省尋復置國朝初屬祁州後改屬保定府

書法 唐世播越多矣或書如或書奔未有書走者走賤辭也以萬乘之尊而爲賤者之舉可恥甚矣凡播越之辭三如綴辭奔急辭走賤辭終綱目播越書走者六齊君地憂赫連昌及赫連定齊緯僖宗凡

書

綱目 於玄宗書出奔蜀於德宗書如奉天奔梁

發明 州盡改前史幸蜀幸奉天幸梁州之文所以垂後王統業保邦之戒者如此至僖宗避賊之行又復變文書上走興元言走則匹夫輕身之事其卑賤輕佻又益甚矣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一旦爲盜賊所逐竄身苟免不趨孤兔之避鷹犬則亦以保養姦回淮荒不道聚斂推剝殘雪百姓之所致耳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予視天下愚夫愚

婦一能勝予觀之黃巢入
長安走興元之事而益信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爲太尉巢將砀山朱溫屯東渭橋溫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併殺之將作監鄭綮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集覽 砀山 注見秦二世元年芒碭山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書法 書討賊何子義也黃巢之亂首義者鄭畋也成功者李克用也罪之魁其高駢與故綱目於鄭畋再書討賊

發明 賊陷兩京天子奔走此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鄭畋首唱大義舉兵討賊雖未覩成功然其志亦可嘉矣特書予之所以爲臣子之勸也下書王處存王重榮入援其義亦然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以張濬爲兵部侍郎

初楊復恭薦處士張濬拜太常博士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驟負糗

攉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教臣上召濬拜兵部郎中集

覽 商山商州商雒縣山也在京兆東南四皓隱商洛山中漢高徵之不出即此供頓供具也頓宿食所質

實 商山一統志云在西安府商縣東南九十里一名楚山即秦時四皓所隱處漢陰唐末縣名屬金州宋初因之紹興初徙治新店元省入金州本朝復置改屬漢中府供頓供具也頓宿食所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遂入援

巢遣使調發河中史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王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

考異 幸上滿帝字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從之

以蕭遘同平章事○以樂朋龜爲翰林學士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今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豢不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胡氏曰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敬武效忠順於朝廷其與庸人遠矣卒之功名不立者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使其折制欲心克忍私憤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君子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朱溫陷鄧州○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爲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

集覽

蕃漢猶言夷夏也

質實 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郡

黃巢遣尚讓帥衆五萬寇鳳翔鄭畋擊敗之

考異 按擊當作討敗當作破

黃巢遣尚讓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兵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一萬餘級

質實 龍尾陂注見本年四月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汴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也於崞西獲悍暴橫稽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畧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集覽 瞿稹姓名瞿音劬鎮止忍反

導注見晉末嘉四年

廣悍獷古猛反麤惡貌言無親也悍性急也強很也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省州刺史拓跋思恭党項羌也糾合夷夏會兵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集覽 鄜延與下文節度使李孝昌是一句鄜本漢上郡洛鄜縣隋置鄜州延本上郡高奴縣後魏置延州鄜旁無文

質實

鄜州名一統志云後魏所置治杏成鎮隋改爲鄜城郡唐復爲鄜州天寶初改洛交郡後置保大軍節度乾元初仍爲鄜州宋於州置康定軍金仍舊元復爲鄜州名後魏所置治延安府延州名後魏所置治延安郡唐初復爲延州後復改延安郡五代梁置忠義軍節度唐改彰武軍宋初仍

爲延州後陞爲延安府金仍僞元改延安路本朝後改延安府隸陝西道

發明　觀鄭畋之貶節未路未有成功然是時天子在蜀號令不通天下不知有唐矣畋一唱率而遠近響應雖他時權後之舉畋若無預而人心復回之機實在於此故綱目大書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所加深嘉而亟予之也夫豈過哉

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風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讙呼出迎爭以髢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詢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集覽　武功　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盩厔　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賁　沙苑　地名一統志云在西安府朝邑縣南十里唐置監養隴右諸牧牛羊以供祭祀燕會及尚食所用今有故城存焉　龍尾　坡名在鳳翔府岐山縣東二十里唐武德中移縣治於龍尾城鄭畋屯黃巢兵于此

發明　李晟入長安三日而人不知是時黃巢雖退而賊勢猶熾諸軍處以虜掠爲事宜其復爲賊所乘也綱目書黃巢還襲之言襲則見掩其不備亦可以爲無紀律貪貨賄者之戒也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者以爲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竟不發

書法　書出屯東塘何譏不急君也是故丞相屠無北伐之志則書出師露次移檄北征高駢無討賊

之義則書移檄討賊出屯東塘皆深識也繼書罷兵還府而高駢之罪不可勝誅矣終綱目書移檄七詳次

漢獻帝初平二年惟丞相屠高駢書出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忝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柰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此綱目所深嘉也故大書予之綱目終唐世書

鄧州集覽 十八葉天子自高祖至僖宗第十八代也

書法 自置監軍二百餘年矣未有以忠力書者於是特書復光朱溫之至周岌先降復光概慷流涕忠義激發遂能使周岌分兵相付擊敗溫賊克復鄧州此綱目所深嘉也故大書予之綱目終唐世書監軍七張志斌吐突承璀劉承偕王宗景揚復光田令孜張承業惟揚復光以功書張承業以忠書

發明 善有可録雖盜賊小人不棄也唐亡於宦者而揚復光乃有討賊之功綱目樂予人爲善亦不以宦者之故而不録故特書

忠武監軍克復鄧州以予之

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書法 凡書如故譏也此其譏歟予之也畋自義討賊既爲都統尋破賊兵於是賞功進位平章疑於解其兵權也書曰都統如故喜辭也美惡不嫌同辭

○李克用陷忻代州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恒遞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州

集覽 忻代忻本并州定襄郡隋置忻州代本鴈門郡隋置代州今俱屬太原府

貢賢 忻一統志云州名隋初所置取界內忻水爲名大業初州廢後復立新興郡唐初爲忻州

天寶初爲定襄郡乾元初復爲忻州金屬太原府元改爲九原府尋復舊　本朝以秀容縣省入改屬太原府

代州名隋初所置大業中改鴈門郡唐改代州天寶初改鴈門郡乾元初復爲代州宋因之金置振武軍元罷軍仍爲代州以鴈門縣省入隸太原路　本朝初改爲代縣後陞代州屬太原府

秋七月以韋昭度同平章事○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復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士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願有歉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士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陀其血以鮮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於廣陵

集覽

士客都頭都頭即都將也士謂士著有常居者客謂寄寓者黃頭軍容即觀軍容使也猶言監軍

使使去聲先崔安潛募壯士戴黃帽兜黃頭軍軍容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迹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今未知聖躬安否夫禍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之天下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下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蓁順津聞者氣塞

質實

范氏曰自僖宗播越幾於亡矣而諫諍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使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嘉州本朝改路爲州以眉州城東七里蓁在眉州城東十二里蓁順津在縣併入直隸四川道

順山下即岷江也源出岷山塋若玻瓈因名玻黎江即唐田令孜沈孟昭圖處

書法 昭圖上疏令攻孜也不罪令孜何諫臣天子耳目而宦者得以矯殺之不君甚矣罪於僖宗也僖宗於是再殺諫臣矣

發明 前書殺左拾遺侯昌業猶在播越之前今既逃竄失國亦可知自警而復殺諫者此正如垂絕之人而復投以酖毒未有不亟亡者雖然昌業之死猶出於怒而昭圖之死乃出於令孜之手網目緊而書之何邪夫人君廣開四聰明見萬里今乃使耳目之官爲閹奴擅殺而不知則亦可謂不君之甚矣書法如此是亦君爲元首之義也夫豈過哉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

書法 晉惠之篇書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未幾五胡之亂其應甚慘今此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大異也於是而書交流如織大如杯椀亂亡之徵大抵然矣書所以示警也

發明 西晉之末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未幾五胡之亂其應甚慘今此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巳丑夜至丁酉始止可謂變異之甚矣然當時君臣未聞有恐懼脩省之意故自是而後兵禍滋熾宇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姓而後巳綱目大書于冊天戒豈不明哉

○感化牙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爲留後

軍名注見昭宗景福二年

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奬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尤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弁其家屬殺之溥表璠爲宿州刺史

書法 殺支詳者陳璠逼奪印節及璠也敝罪於時溥何誅心也溥親乎不書時溥殺則叛亂之臣皆得以逭其罪矣賞以刺史謂非首惡可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信用之

南詔上表款附○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文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益爲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爲後患稽留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攘雉集之異耳

參見 雉集 覽事

五里盖揚子江之汊磧已見其緩於勤王有趑趄猶未遽絕之至於自夏迄秋既不

參明

前書高駢出屯東塘已見其緩於勤王有趑趄猶未遽絕之意然

進討今乃罷兵還府則是擁兵自固坐視朝廷傾覆其罪不可勝誅矣此綱目所以大書而絕之也

以董昌爲杭州刺史

高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爲杭州刺史

參實

石鏡山名一統志云在杭州府臨安府治南七十里之東峯有圓石徑二尺丈寸其光如鑑錢鏐幼時遊此顧其形服皆冠冕如王者狀其後唐昭宗改鏐所居營爲衣錦營又改陞爲衣錦城并封此山爲衣錦山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爲鳳翔節度使胡氏曰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爲者鄭畋是也畋爲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爲賢矣及自當大鎮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輕而倒持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逐何恥如之此用之者遠其才而

畋不審已之過也

集覽 倒持太阿倒丁老反楊子泰阿倒持授楚以柄注太阿劒名也歐冶所鑄言秦無道猶倒持劒以授人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二子作劒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邀二人作劒一曰龍淵一曰太阿

書法 逐也不書逐何爲賢者諱也綱目於鄭畋多怨辭惟其當而已矣

裴澈罷○十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衡澧州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爲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昌拓跋思恭爲都監使爲京城三面都統以揚復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昌拓跋思恭爲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朱溫據同州○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一以咨之

李克用寇蔚州

書法 前書赦克用召之矣此其書寇何既陷忻代復犯蔚州是賊而已矣

○邛州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而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執之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遠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所過塗地蜀中盜賊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

集覽 邛雅邛本蜀郡縣地隋改雅州今俱隸成都府

質實 邛二統志云唐之州名治依政縣尋移治臨邛邛郡乾元初復爲邛州宋因之元初於此立安撫司後以臨邛依政縣併入州本朝初改州

爲縣屬蜀嘉定州[雅]西魏之州名治嚴道縣隋改爲臨邛
郡唐初復爲雅州天寶初改廬山郡乾元初復爲雅州
屬劒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爲雅州屬成
都路元初改屬蜀嘉定路尋屬吐蕃宣慰司本朝省嚴
道縣入州
隸四川道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
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中武屯武
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
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統志云在西安府富平縣治
西唐元和中所建金復脩葺

集覽 同華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質實 靈感寺一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
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初駢好
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補以軍職頗
言公私利病駢信任之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駢舊將

集覽 莫邪都

梁纘等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殷詭辨風
生駢以爲神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遺劒客
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可以
禦之駢請於守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
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凝血
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
謝之用之刻青石爲奇字曰王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
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王皇以公梵
脩功著將補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
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
木鸛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
共爲欺罔駢不之寤少有異議者輒爲所陷死不旋踵
奪人資財掠人婦女所破滅者數百家公私大小之事
皆取決焉用之又欲以兵威脇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
人號莫邪都駢以張守一及用之爲軍使置將吏如
帥府憲人泄其奸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
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
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
浴齋祓拜起絕意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
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集覽 莫邪本

劒名也都猶部也以莫邪名都猶銀刀都之類齎[才支]持音拂除災求福也

六月蜀中群盜應阡能官軍與戰大敗

蜀人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以應阡能官軍與之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爲俘日數十百人敢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擊虜以乘竟不知何罪

【集覽】句胡僧句姓也古侯反胡僧其名也

秋七月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

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爲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朝廷遂以傳爲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仔倡據信州【集覽】高安一統志云唐之縣名爲靖州治所屬洪州宋爲瑞州治所元仍舊仔倡全諷第名也仔音滋【質實】南城漢舊縣名以在豫章郡城南故名三國吳於此置臨川郡又析置東興南豐永城本朝因之改屬瑞州府

三縣晉改爲新南城東晉復舊隋初省三縣入焉屬撫州唐初復析置東興永城二縣尋省宋元縣仍舊朝因之爲建昌府治所仍屬焉

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考異】擊當作討

劉漢宏既降以爲浙東觀察使漢宏遣弟漢宥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并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質實】西陵一統志云古地名在紹興府蕭山縣西十二里五代梁乾化初吳越王錢鏐築城于此號西陵城

【書法】漢宏既降爲觀察使矣書寇何無故興兵辭道志在并兼是則猶夫人也故書寇

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爲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賦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以朱溫爲河中

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書法　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全忠甚惡也終綱目書賜姓名五詳天寶九年

○以王敬武爲平盧留後

質實　平盧軍名注見代宗大曆十年

諸道兵皆會鄆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敗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鄜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狥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

書法　前書冠罪之也此書將沙陀趣河中予之也綱目不絕人於善故王鐸召之不書

陳敬瑄遣押牙高仁厚討阡能等平之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揚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徃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訶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戕活汝一家汝爲我戕人無多兵也然戕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職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墊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暇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

軍赦免命悉平墊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汝歸爲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宇告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一人敬瑄牌印州獲阡能叔父行金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蜀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金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金密鮑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鮑乎還其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裨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揚帥立之禍無從而起矣由此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

質實 新津 韓求置寨 延貢 羅夫子置寨 廉 隼 句胡僧置寨 新津 韓求置寨 延貢 羅夫子置寨 廉 隼 質實 鴈門節度 注見秦王政三年 李克用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

揆巢之弟也

以王鐸爲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泌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爲下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考異 以下漏官二字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爲已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以爲留後

賜名彦禎

書法 夷狄盜賊書寇藩鎮自相攻耳書寇何內鄆河陽也於是鄆及河河陽猶稟朝命非魏博比也而輒謀吞噬故寇之後書李可舉王容義同綱目逐殺主帥命爲主帥皆譏也唯命陳仙奇樂行達無譏焉

以王鎔爲成德留後 考異 刋本大書漏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九字分注漏子鎔生十年矣軍中立爲留後十二字 質實 成德軍名注見梁太祖開平四年鎮州

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揾藍田道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質實 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年令平聲使也

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

淮南押牙楊行愍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以爲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勮賢召欲用之固

辭問其子第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愁有氣節可爲將行慰召潛置門下以愁及李章爲騎將

夏四月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群盜平之

初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絶雲安清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媾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險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絶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杌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斬之

郡清井漢犍爲郡漢陽縣志唐置長寧州清余六反修

綏史炤通鑑釋文曰謂整齊而謹肅也綏音則角反後書中山簡王傳官騎稱**綏前行注**綏整齊也

雲安一統志云後周縣名屬巴東郡唐屬夔州五代**質實**

集覽雲安秦巴郡地漢朐腮縣也北周改雲安縣屬巴東唐雲安縣屬夔州路隸寧中以雲安縣省入以監桁置安义縣尋復置監元置雲安軍後陞爲雲陽地名漢爲漢陽江陽二縣地屬犍爲郡隋屬蜀瀘川縣地屬瀘州唐於此置長寧州宋初爲羈縻州熙寧中始置朝復改爲縣屬叙州府

書法討阡能平峽路仁厚功也再書敬瑄遣何分功敬瑄也敬瑄才雖庸鄙致寇既非其咎而能擇賢將委任之阡能已平脇從閉治不失恩信綱目小善必録故再書敬瑄遣予之及其殺仁厚也則直書罪之矣

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武等諸軍繼之賊

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於路
宮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
相崔璆克用時年二十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
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
謂之獨眼龍

質實 潤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義成軍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義武軍名注見
高祖武德四年定州

書法 書予之也克用收復京城功在第一使國昌不拒大同之命克用不爲忻代之寇則今日之功光明俊偉矣綱目大書其功予之也亦惜之也

發明 克用前此有救國之罪朝廷興兵不能誅討既乃赦而用之遂能破賊成功是時諸道兵四集而克復之功乃在沙陀綱目樂予人爲善初無終絕之理故大書破黃巢復長安以序其績克用自此始得爲全人矣豈不休哉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乎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夠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磨寨

集覽 犨音尺由反

以劉謙爲封州刺史

質實 封州一統志云隋初廢置治封川縣唐初因之天寶初改臨封邵乾元初復爲封州宋紹興中廢州以縣屬德慶府尋復置元改置封州路後復爲州本朝省州爲縣屬肇慶府

初上蔡劉謙爲嶺南小校節度使常宙奇之妻以兄女謙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

秋七月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蔣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

考異 提要駭作騎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寧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擴斥其死樞密使令孜專權人莫敢爭得失故令孜惡之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抗

書法 復光何中官也中官書卒有之矣單超未有其官卒者此則曷爲具官予復光也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以克鄧州潞重榮以召沙陀可謂有功矣是故楊復光以功則卒具官張承業以忠則卒具官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然則卒地者四馬日磾管寧太侍越楊復光所以著其卒於王事也綱目卒書光惟寧光爲美辭日磾越皆譏也

發明 復光一宦者而卒書其爵盖予其忠於王室故也

鄭畋罷爲太子太保

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爲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貞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以裴澈同平章事○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治所於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克脩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半爲停蔵野無稼穡矣

集覽 曡篹爾雅曰探篹停取也郭璞注云逆而奪取之曰篹

以宗女妻南詔

書法 宗女外嫁非爲公主不書據漢文帝元年方士而妻以宗女以是爲得宜也故書之此其書何予權也南詔嘗表請和親於是終綱目不爲公主書宗女一而已

○十二月忠武大將龐勛弘據與元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
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遂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
襄鄧金洋 四州名襄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鄧注見周
赧王三十六年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洋注見
德宗興元元年

時溥殺其判官李凝古

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時凝古父損爲散騎
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
史臺鞫之蕭遘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別
數年安得誣以同謀溥特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狗
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孜專
權群臣莫敢近視惟遘屢與爭辨朝廷倚之

朱全忠據亳州

趙犨求救於鄰道朱全忠救之與賊戰於鹿邑敗之遂入亳州據之
質實 鹿邑一統志云春秋晉邑名本曰鳴鹿左傳諸侯使陳至于鳴鹿即此漢爲鄨縣地屬沛郡東漢析置武平縣屬陳國晉屬梁國隋始改爲鹿邑
縣屬陳州唐屬亳州宋金元仍舊 本朝改屬開封府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爲留後將兵討之

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
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孜恐其爲亂徵爲右
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
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卜罪自言集本
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
質實 涪城按一統志隋初縣名屬梓州後屬新城郡唐初復屬梓州郡宋因之併入鄰縣故址在潼川州東四百步有唐涪城縣故城在焉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克用克用
將藩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
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
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王滿渡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雖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詐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揚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爲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胡氏曰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雖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詐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揚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爲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胡氏曰

仰
去

留郡尋析置平丘縣晉省平丘以縣屬陳留國後魏省入酸棗縣尋復置北齊省隋復置屬滑州後屬東郡唐屬開封府宋元仍屬開封府

集覽

尉氏注見晉惠帝永康元年

中牟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質實

封丘一統志云漢初縣名屬陳

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親救其危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仲謝悃爾而克用不謹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爲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與全忠引咎脩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已失力校犯者弊兵至宛豈不爲克用惜哉

集覽 巍佶烈嗣源本名也巍巍峯角反佶其吉反

力校犯者 力必行也校報也言見侵犯者必報之也論語魯子曰犯而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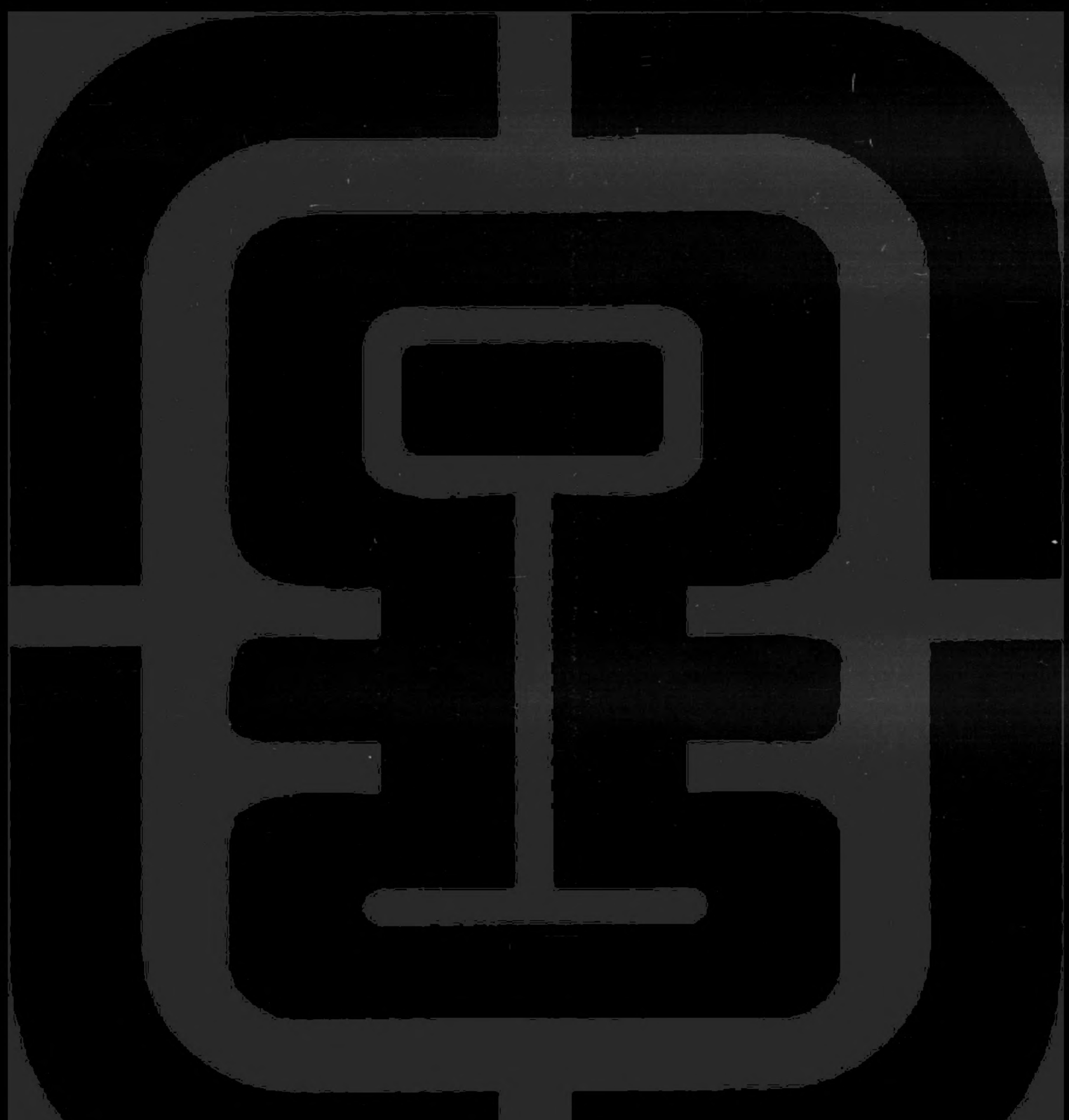
擊兵 擊女居反說文持也字或作擊前書霍去病傳匈奴相擊注顏師古曰亂相搏持也

書法 書還何予克用也曷爲予之克用之兵足以破全忠而不敢以私復怨是猶有天子也書襲書還而是非有在矣然則書走何危之矣危克用所以甚全忠也

發明 克用有破黃巢復長安之功而全忠無故襲之其罪大矣然克用不自謹重乃以輕佻取辱幾不能免故特書走還以賤之亦所以分其罪也

高仁厚敗東川兵於鹿頭關進圍梓州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諸將服栗仁厚陳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質實 德陽縣名漢獻帝建安十九年鹿頭關統志云在成都府德陽縣北三十里梓州隋初所置治鄰縣後改爲新城

郡唐復爲梓州又改爲梓潼郡後復爲梓州又爲東川節度治所五代時罷軍尋復爲東川節度後仍爲安靜軍又改安靜潼川府元爲潼川路本朝初復爲潼川府後改爲州併郪縣入焉直隸四川道